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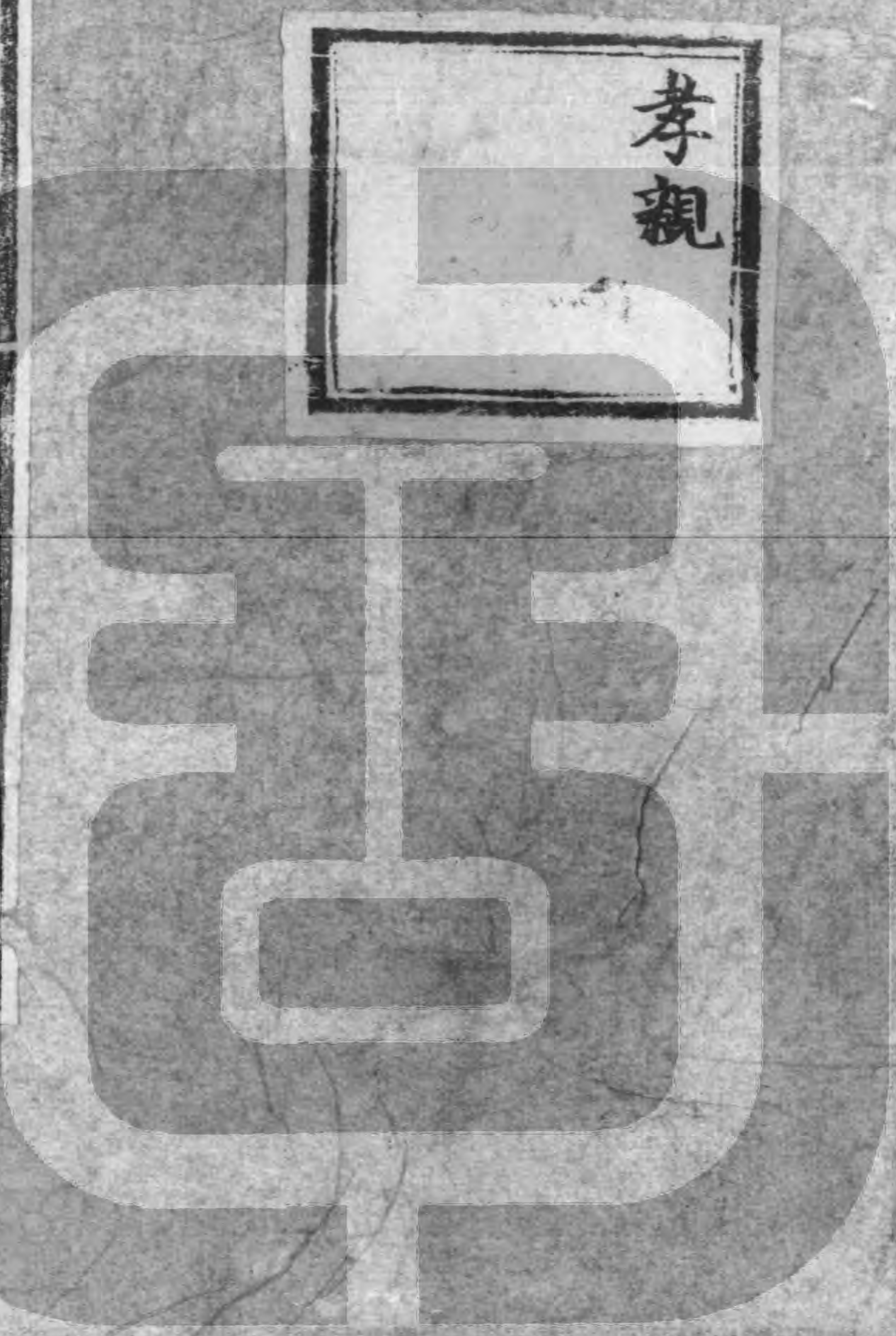
6244
20

孝親

歷代名臣奏議

卷十一

之十一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

孝親

後魏孝文帝時。文明太后崩。高祖五日不食。中書曹楊椿進諫曰。陛下至性。孝過有虞。居哀五朝。水漿不御。羣下惶灼。莫知所言。陛下荷祖宗之業。臨萬國之重。豈可同匹夫之節。以取僵仆。且聖人之禮。敦不滅性。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。其若示廟何。高祖感其言。乃一進粥。唐太宗時。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。臣亡母讀前史。見賢者忠孝事。未嘗不廢卷長想。息履其迹。臣不幸早失父母。犬馬之養。已無所施。顧未事可為者。惟忠義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。歸于陛下。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。竊自惟念。無以論報。輒竭區區。惟陛下所擇。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。墻宇門闕。方紫極為卑小。東宮皇太子居之。而在內。大安至尊。居之反在外。太上皇雖志清心。愛惜人力。陛下不敢違而善

夷朝見。四方觀聽。有不足焉。臣願營雉堞門觀。務從高顯。以稱萬方之望。則大孝昭矣。臣伏讀明詔。以二月幸九成宮。竊惟太上皇春秋高。陛下宜朝夕視膳。今所幸宮。去京三百里而遠。非能旦發暮至也。萬一有太上皇思感。欲即見陛下。何以逮之。今茲本為避暑行也。太上皇留熱處。而陛下走涼處。溫清之道。臣所未安。然詔書既下。業不中止。願示還期。以開衆惑。臣伏見詔宗室功臣。悉就藩國。遂貽子孫。世守其政。竊惟陛下之意。誠愛之重之。欲其裔緒承守。與國無疆也。臣謂必如詔書者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。富貴之。何必使世官也。且堯舜之父。有朱均之子。若令有不肖子。襲封嗣職。兆庶被殃。國家蒙患。正欲絕之。則子文之治。猶存也。正欲存之。則藥廩之惡。已暴也。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。寧割恩於已亡之臣。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。適所以傷之也。臣謂宜賦以茅土。疇以戶邑。必有材行。隨器而授。

雖幹翻非彊。亦可以免累。漢光武不任功臣。以吏事。所以終全其世者。良得其術也。願陛下深思其事。使得奉大恩。而子孫終其福祿也。臣聞聖人之化天下。莫不以孝為本。故曰。孝莫大於嚴父。嚴父莫大於配天。國之大事。在祀與戎。孔子亦言。吾不與祭如不祭。且聖人之重祭祀也。自陛下踐祚宗廟。之享。未嘗親事。竊惟聖情。以乘輿一出。所費無算。故忍孝思。以便百姓。而一代史官。不書皇帝入廟。將何以貽厥孫謀。示來葉耶。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。然聖人訓人。必以已先之。示不忘本也。臣聞教化之道。在求賢審官。孔子曰。惟名與器。不可以假人。是言慎舉之為重也。臣伏見王長通。白明達。本樂工。與阜雜類。韋槃提。斛斯正。無他材。獨解調馬。雖術踰等夷。可厚賜金帛。以富其家。今超授高命。與外朝廷會。騶豎倡子。高玉曳履。臣竊耻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。尚宜不使在列。與士大夫為伍。帝善其言。帝又謂侍臣曰。今日是朕生日。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。在朕情翻成感。

愚。君臨天下。富有四海。而追求侍養。永不可得。仲由懷負米之思。良有以也。况詩曰。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奈何以劬勞之哀。遂為宴饗之事。甚非禮度。因而泣下。左右皆悲。

肅宗在東宮時。李林甫數構譖。勢危甚。及即位。怒之。欲掘冢焚骨。行軍司馬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。示天下不廣。使齋日。從之。凌得釋言於賊。帝不悅。曰。往事卿忘之乎。對曰。臣念不在此。上皇有天下五十年。一旦失意。南方氣候惡。且春秋高。聞陛下錄故怨。將內慚。不懌。萬有一感疾。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。帝感悟。抱泌頸以泣。曰。朕不及此。

宋英宗即位初。同知諫院呂誨乞奉慈闈。以全孝德。上奏曰。臣聞置天下方手置器者。蓋在君人者。審乎安危之勢。所以有守成之難。有持盈之戒者。正謂是矣。我太祖太宗造宋之艱難。梁五季之弊。平諸夏以為一。援生靈於塗炭。安寰海於覆盂。真宗以神武定二虜。以文德綏萬方。薦功高厚。

著于金石。仁宗在宥四十二年。循持憲度。何嘗殺一不辜。失一有罪。惠澤下流。有生畢遂。可謂仁信之至。集百千之昌期。纂四聖之丕緒矣。而襄豫鄂王相繼不育。天其意者。以陛下當具應數錫之休命。席乎成業。有以恢隆萬世之基。而又知先帝明哲。拔陛下於公族。授之以震器。皇太后鞠養聖躬。保護成德。一旦恭宣玉几之命。誅先輔弼之助。陛下安旁中外。帖然功德為重矣。恩德為厚矣。陛下報之之道。宜如何哉。然自踐祚三日之內。親決數事。至明燭理。人皆慰抃。有望於治平矣。屬以聖候爽和。嬰仍于今。竊聞所上湯劑。未嘗服餌。太醫診脈。而不敢言病。內臣依違。而不敢進藥。良以天威違拂。震懼靡違。日度一日。殊不知誤天下之大矣。且百金之子。尚有倚衡之誠。而萬乘之貴。殊無保邦之慮耶。矧又聞流議騰沸。謂陛下視朝之後。燕適宮中。言動無節。嘻笑不常。執喪之禮未至。奉親之道或闕。以至晨昏省問。曠絕者踰月。虧損盛德。莫大於此。但外臣不知端倪。果如

是乃陛下重違天意。不以繼承為念。忽先帝顧託之命。輕萬乘崇高之體。忘聖母鞠育之恩。違孝子承顏之道。何以上奉宗廟。率教於天下也。臣重思違豫而來。已逾半歲。萬幾之事。都無可否。而賴皇太后處內。大臣盡心。中外循常理。軍民無怨言。直以累聖恩德。決人之深。爾尚恐曠日持久。人心動搖。變生於內。將安寄處。臣竊為陛下寒心也。臣備員諫列。既有所聞。痛心疾首。敢復緘默。以謂聖帝明王。好聞已過。忠臣孝子。不隱其情。是以懇懇切言。不避諱忌。伏望宸聰。循省既往。不遠而復。起居必謹。言動必思。上奉慈闈。克全孝德。念先帝付託之重。審置器安危之勢。知良藥可以利病。則勉勤服餌。謂忠言可以利行。則廣其開納。流言自弭。休聲日至。天下幸甚。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。臣愚竊惟先皇帝春秋未甚高。以宗廟社稷之重。昭然遠覽。確然獨斷。知陛下仁孝聰明。可守大業。擢於宗族之中。建為嗣子。授以天下。其恩德隆厚。踰於天地。固非微

臣所能稱述。今不幸奄棄萬國。陛下哀慕泣血。以夜繼晷。過於禮制。以至成疾。中外聞者。無不感泣。知先皇帝能為天下得人。治平之期。企踵可待。羣臣百姓。不勝大幸。今者聖體痊平。初臨大政。四海之人。拭目而視。傾耳而聽。舉措云為。不可不謹。易曰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召誥曰。王乃初服。嗚呼。若生子。罔不在厥初。生自貽咎命。夫為政之要。在於用人。賞善罰惡而已。三者之得。則遠近翕然嚮風。從化。可以不勞而成。無為而治。三者之失。則流聞四方。莫不解體。綱紀不立。萬事墮頽。治亂之原。安危之機。盡在於是。臣願陛下難之謹之。精心審慮。如射之有的。必萬全取中。然後可發也。陛下思念先朝。欲報之德。奉事皇太后。孝謹。撫諸公主。慈愛。此誠仁孝之至。過人遠甚。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。復加聖心。夙夜匪懈。謹終如始。以結億兆之心。形四方之化。則福祿流於子孫。令聞垂於無窮矣。古者人君嗣位。必踰年。然

後改元。臣願陛下循典禮。勿有廢更於中年也。三年之喪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一也。自漢氏以來。始從權制。以日易月。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。俯徇羣情。二十七日而釋服。至於宮禁之中。音樂游燕吉慶之事。皆俟三年。然後復常。以盡謹終追遠之義焉。禮為人後者為之子。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。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。為所後者之親。皆如子。而為已之親。皆降一等。蓋以特重於大宗。則宜降其小宗。所以專志於所奉。而不敢顧私親也。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。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。光武起於布衣。親冒矢石以得天下。自以為元帝後。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。此皆徇大義。明至公。當時歸美。後世頌聖。至於哀。安。威。靈。或自旁親入繼大統。皆追尊其祖父。此不足為孝。而適足犯義侵禮。取譏當時。見於後世。臣願陛下深以為鑑。杜絕此議。勿復聽也。凡此數者。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。然臣

復區區進言。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。不識大體。妄有開說。自求容媚。陛下萬一誤加聽從。聖言一出。布聞於外。則足以傷陛下之義。虧海內之望。臣雖欲捐軀爭之。亦無及已。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。庶幾聖德純粹全美。不有秋毫之缺。不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。臣之志也。輕冒宸嚴。不勝惓惓惶悸之至。

先又上兩宮疏曰。臣聞天地交謂之泰。天地不交謂之否。天地者。上下之象也。施諸人事。君仁而臣忠。父慈而子孝。兄愛而弟恭。皆泰也。君不仁。臣不忠。父不慈。子不孝。兄不愛。弟不恭。皆否也。泰則上下之情通。內外之志和。國以之治。家以之安。否則上下之情塞。內外之志乖。國以之亂。家以之危。治亂安危之分。不在於他。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。書曰。立愛惟親。立敬惟長。始于家邦。終於四海。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。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。恭惟先帝屬籍之親。凡數百人。

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。皇太后承顧命之際。鎮撫中外。決定大策。其恩德隆厚。踰於天地。何可勝言。皇帝至性恻恻。哀以執喪。恭以致養。夙夜憂勞。以成疾疹。其於慈孝之美。可謂至矣。然臣猶竊有所懼。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。臣聞金隄千里。潰於蟻壤。白壁之環。易離難合。况社稷之重。非特金隄也。骨肉之親。非特白壁也。在於守之至謹。執之至固。完美無間。然後闕主意。苟有釁隙。則因而乘之。於是離間人君臣。交構人父子。使之上下相疾。內外相疑。然後得奮其詐謀。以盜其大權。私其重利。自古以來。喪國敗家。未有不由此者也。今雖睿聖在上。朝廷清明。中外之臣。咸懷忠良。然禍福之原。其來甚微。舉措聽納。不可不慎。臣愚竊惟今日之事。皇帝非皇太后。無以君天下。皇太后非皇帝。無以安天下。兩宮相恃。猶頭目之與心腹也。皇帝與一體。平寧之時。奉事皇太后。承

順顏色。宜無不如禮。若藥石未效。而定有溫清。有不能周備者。亦皇太后所宜容也。孔子曰。孝哉閔子騫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蓋言誠信純至。表裏著明。而他人不能間也。孟子曰。父子責善。賊思之大者也。蓋言骨肉至親。止當以恩意相厚。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。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。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。萬一姦人欲有關說。涉於離間者。當立行誅戮。以明示天下。使咸知讒佞之徒。不能欺惑聖明也。方今天地鬼神。羣臣百姓。鳥獸草木。皆恃兩宮以為安。若兩宮懌忻於上。則天地鬼神。得以歡。其禋祀。鳥獸草木。得以遂。其生息。况羣臣百姓。孰不保首領。以樂太平之化哉。臣狂瞽妄言。不識忌諱。惟知徇國。不為身謀。不勝區區迫切之誠。

先又上奏曰。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。及六月二十三日。皆曾上疏。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。欲報之德。當奉事皇太后。孝謹。撫諸公主。

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。致兩宮有隙。以上貽宗廟之憂。下為群生之禍。叩心澀膽。極其懇惻。未審臣言得達。聖聽或為機之繫。未嘗奏御也。此乃成敗之端。安危之本。不可不察。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。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。后盡心撫育。勞瘁過於所生。章帝亦孝性淳篤。恩性天至。母子慈愛。始終無纖芥之間。馬氏三舅皆為鄉校列侯。賈貴人終不加尊號。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。此前世美事。今日所當法也。詩云。父兮生我。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。長我育我。顧我復我。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。昊天罔極。然則父母之恩。不獨以其生已也。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。陛下自紹亂之年。為皇太后所鞠育。恩亦至矣。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。承四海之大業乎。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。昏定晨省。親奉甘旨。承順顏色。無異於事漢王與夫人之時也。近者道路之言。頗異於是。紛紛籍籍。深可駭愕。臣竊惟陛下孝

恭之性。著於平昔。豈一旦遽肯變更。蓋昂者聖體未安之時。舉動語言。或有差失。不能自省。而外人訛傳。妄為增飾。必無事實。雖然。此等議論。豈可使天下聞之也。周書曰。小人怨汝。詈汝。則皇自敬德。古人有言曰。禦寒莫如重裘。弭謗莫如自修。陛下疾疹未平。固無如之何。若既愈之後。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閭。克己自責。以謝前失。溫恭朝夕。侍養左右。先意承志。動無違禮。使大孝之美。純粹光顯。過於未登大位之時。如此。則上下咸悅。宗社永安。今日道路妄傳之言。何能為損也。古之至孝者。雖有不慈之母。猶能使之感悟。懽悅。回心易慮。况皇太后聖善之德。著聞四方。自陛下有疾以來。日夜泣涕。轉於神祇。憂勞困悴。以冀陛下之安寧。如耕者之望收。涉者之求濟。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。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。乞留神采擇。先又上奏曰。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。奉事皇太后。昏定晨省。未

嘗廢闕。非獨羣臣百姓之福。乃宗廟社稷之福也。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。皇太后即陛下之母。今濮王既沒。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。不施之於皇太后。將何所用哉。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。猶不忍負之。必思報答。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。三陛下豈可斯頃忘之。先帝立陛下為嗣。皇太后有居中之助。一也。及先帝晏駕之夜。皇太后決定大策。迎立聖明。二也。陛下踐祚數日。而得疾。未省人事。中外衆心惶惑。失措。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幾。鎮安中外。以俟痊復。三也。有此一德者。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。况無三德而有之。陛下所以奉養之禮。若有絲毫不備。四海之人。其謂陛下為如何。天地鬼神。其謂陛下為如何。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。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。而臣復區區進言者。誠欲陛下戒之慎之。始終無倦。外盡其養。內盡其愛。使孝德日新。令聞四達。以叶天下之望。保萬世之祿而已。若萬一有燕識

小人。以細夫之事。離間陛下母子。不顧國家傾覆之憂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。願陛下付之有司。明正其罪。使天下曉然。皆知陛下聖明仁孝。不負大恩。而讒佞不能間也。

先又上奏曰。臣累曾上言。乞陛下加意養。躬親萬幾。言辭拙訥。未蒙采納。臣竊惟當今切務。無大於此。是故不避斧鉞。重有敷陳。至於奉親之禮。報德之義。為君之職。嚮善之道。臣邇來文字。敘述已詳。不敢復煩聖聽。獨以目前利害言之。陛下試詳擇焉。竊以皇太后母也。陛下子也。皇太后母儀天下。已三十年。陛下新自藩邸。入承大統。若萬一兩宮有隙。陛下以為誰逆誰順。誰得誰失。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。藏於骨髓。陛下受其大業。而無以報之。則何以慰天下之望。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。下失百姓之望。則雖有大寶之位。將何以自安。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。以有威福之柄也。故民畏之如神明。愛之如

父母。今陛下即位。將近暮年。而朝廷政事。除拜賞罰。一切委之大臣。未嘗詢訪事之本末。察其是非。有所與奪。臣恐上下之人。習以為常。威福之柄。覆有所移。則雖有四海之業。將何以自固。位則不安。業則不固。於陛下果何所利乎。陛下必以為重。皇太后之禮止如是。亦不矣矣。親萬幾之務。止如是。亦無關矣。臣竊以為不可。臣聞陛下昔在藩邸。事濮王。承順顏色。備盡孝道。凡宮中之事。濮王皆委陛下。幹之無不平允。陛下事皇太后。當一如濮王。然後可。視天下之政。當一如宮中之事。然後可。况濮王之親。以恩。皇太后之親。以義。其奉養之謹。非特有所加。則無以取信也。宮中之事。小。天下之事。大。其聽斷之勤。非特有所加。則無以致治也。儻奉養極其謹。聽斷極其勤。則陛下仁孝之名。流於萬世。英淑之德。達於四表。宗廟永安。子孫蒙福。於陛下有何所害。而久不肯為哉。凡此利害之。一有。如有如白黑。取捨之易。有如

反掌。陛下今日回意。易慮。猶未為晚。若固守所見。終無變更。臣恐日月寢久。曩隙愈深。不可復合。威權已去。不可復收。後雖悔之。亦無及已。臣受國家累世大恩。不敢愛死。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。肝膽所蓄。盡此而已。伏望陛下。少留意察之。

光又上奏曰。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。伏蒙聖恩。命宰臣宣諭。以臣鄉所言事。略皆施行。今臣且在諫院供職。未得求出。臣以駕下之質。生於盛明之世。得備諫官。為幸已大。况陛下謙恭接下。容受直言。此乃愚臣千載一遇。畢命報國之秋。豈願離去左右。自棄於踈遠之地。誠以父母墳墓。久不展省。人子之心。遑遑不安。所以有此陳乞。今忽奉聖旨。宣諭如此。臣惶恐慙懣。無地自容。夙夜循省。進退維谷。臣竊惟鄉時所言。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。又欲陛下延訪羣臣。躬親政事。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。加於往日。猶未及事濮王之時。承

類編卷之九
九

願順意。由盡歡心也。雖省覽庶政。猶未嘗訪問羣臣。講治亂之切務也。陛下若以二者為止。當如此。則兩宮之意。無由和洽。萬幾之務。無由治辦。禍亂之原。尚在。太平之期。尚遠。臣雖日侍丹扆。有何所益。陛下若奉養之禮。日增月益。訪求治道。勤勞不倦。使慈母歡忻於上。百姓安樂於下。則臣雖在遠方。亦猶在陛下之側也。臣聞為人子者。事其親而親不悅。不敢怨也。退而自責曰。我之愛不至歟。愛至矣。而不悅。則曰。我之禮不恭歟。禮恭矣。而猶不悅。則曰。我之誠不盡歟。誠既盡矣。則大孝之名。達於四海。通於神明。神明且猶助之。而况人乎。臣又聞為人君者。視天下有一事不治。以為已過。有一民失所。以為已憂。天下已安。已治矣。猶復思將來之患。而豫防之。天下未嘗無事也。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。思之則治安。不思則亂危。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。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。而徇私家之務乎。

光又上奏曰。臣伏思陛下嚮者即位之初。奉事皇太后。虔恭款至。皇太后撫愛陛下。恩渥周備。數日之間。慈孝之譽。達於中外。播於遠近。聞者無不相慶。自聖體不安。旬月之間。道路之人。漸有異議。皆云。因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為嗣。故於皇太后之處。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。於陛下與中宮處。則言皇太后之失。遂使兩宮之心。互相猜貳。間隙一開。猝難復合。今陛下奮發英斷。屏黜讒邪。守忠等皆降逐出外。中外之人。不勝抃悅。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。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。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。頓首陳謝。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。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。今守忠等既去。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。一如舊日。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。膳羞藥餌。躬親進奉。承順顏色。皆如臣庶之家。母子婦姑之禮。若左右之人。尚有敢相離間者。願陛下立行誅竄。勿復有疑。如此則讒慝黜遠。內外雍睦。善氣興行。

災沴消亡。宗廟永安。令聞長世。若失此之際。兩宮之歡。不能復舊。則恐長無可復之期。豈惟當今天下之人。以陛下為非。將傳於史策。取譏萬世矣。此皆聖明所自知。而臣復區區進言者。欲陛下深更留意。光又上慈聖皇后疏曰。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。皇帝嗣統之初。憂哀成疾。殿下念社稷之重。同聽庶政。以安羣情。今聖體復初。四方無事。殿下推而不居。自取安逸。動靜之節。無不合宜。率土臣民。孰不稱頌。臣不自量度。欲成殿下之全美。猶以螢燭之微明。仰裨日月之盛光。伏惟殿下稍寬其罪。而終聽其辭。臣竊以治家之道。貴賤雖殊。人情一也。嘗觀天下士民之家。其長幼群居。長者或恩意不備。衣食不豐。幼者或容貌不恭。語言不遜。若幼者孝恭而不怨。長者慈惠而不責。則上下雍睦。家道以興。若幼者以為怨。長者以為責。則上下乖離。家道以衰。其始相失也甚微。而終為禍也甚大。

又加以讒人間之。於是乎有父子相疑。兄弟相疾。亂虐並興。無所不至者矣。凡閨門之內。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。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。若其有過。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。教之備矣。而猶不聽。則雖責之可也。罪之可也。及其既改。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。不可以一忤顏色。而終身惡之。遂不可解謝也。故骨肉之間。有威怒而無憎疾。有詰責而無猜忌。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。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。兼內外之親。幼蒙保育。今日為萬民父母。享天下富貴。孰云非殿下之力。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。情同兩生。周旋保護。以終大惠。不可偶以纖介之失。遂蓄久長之怒。棄生成之厚恩。取踈絕之深怨。愚智所同知也。皇帝去歲得疾之時。禮貌言辭。誠有可疑。得罪於殿下者。臣固已嘗言於殿下。云不可責有疾之人。以無疾之禮也。凡醉而有過。醒猶可赦。况有疾之人。不自省知。本非意之所欲為。

豈可追數以為罪咎耶。皇后自童孺之。感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。分甘哺果。拊循愛育。有恩無威。今既正位。中宮得復奉膳。盡歡以事殿下。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。猶以之里孺之心望於殿下。故或有所求。頃不特滿意。則愠懟怨望不能盡。如家人婦姑之禮。殿下雖怒之責之。固其宜也。誰曰不可。但事過之後。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。憎疾如仇讎。則臣以為過矣。臣在闕門之外。無由知禁廷之事。竊聞道路之言。未詳虛實。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。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。而殿下遇之太嚴。接之太簡。或時進見。殿下雖賜之坐。如待踈客。語言相接。不過數句。頃更之間。已復遣去。如此。母子之恩。如何得達。婦姑之禮。如何得施。所以使之疑惑恐懼。不敢自親者。蓋以此也。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。踰三十年。未明之譽洽于中外。皇帝龍潛藩邸。進德修業。仁聖之望。光于遠邇。先帝以至公大義。選賢達嗣。

海內之人。皆謂繼統之日。慈孝之風。必自家刑國。誠不意閭巷之民。忽有今茲異論。推其本原。蓋由皇帝遇疾之時。宮省之內。必有讒邪之人。造飾語言。互相間諜。一則欲詐效小忠。以結殿下之知。僥求祿位。二則自知過失素多。畏嗣君之嚴。有所不容。三則欲竊弄權柄。惡長君聰明。使已不得自恣。是以日夜闚覷。拾綴絲毫之失。無不納於殿下之耳。殿下雖至聰哲。不能無疑。雖至仁慈。不能無怒。皇帝以剛健之性。屈於眾口。無以自伸。能不憤悒。遂使兩宮之間。介然相失。久而不解。流聞于外。致朝野之士。有敢竊議其是非者。深可惜也。今天誘其衷。殿下濬發慈旨。卓然遠覽。舉天下之政。歸之皇帝。此乃宗廟之靈。生民之福。然臣竊料讒邪之人。心如沸湯。愈不自安。力謀離間。彼皆自營一身之私。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。臣願殿下深察其情。勿復聽納。斥遠其人。勿置左右。召諭皇帝。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為。

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。皇帝必涕泣拜伏。感激推謝。然後兩宮之歡。一皆如舊。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。殿下宜賜以溫顏。留之從容。來往無時。勿加限絕。或置酒詔笑。與之欣欣相待。一如家人之禮。如此。則殿下坐享孝養。何樂如之。心平氣和。眉壽無疆。國家又安。內外無患。名譽光美。垂於無窮。與夫信任讒慝。猜防百端。終日戚戚。憂憤生疾。國家不寧。禍亂橫生。譏謗之言。流於後世。二者得失。相去遠矣。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。又能以大政授之。而獨於恩禮之際。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。其故何哉。方今宮闈之中。殿下骨肉至親。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。其餘皆行路之人。於殿下何有。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。猜而逮之。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。盡其死力。終始無二乎。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。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。今殿下有此富貴。而不能自樂。親其所可。疎疎其所

可親。使受恩之子婦。彷徨而不自安。蹶踏而不敢進。雖內懷反哺之心。而無以施展。臣竊為殿下惜之。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。擢於常調之中。置之侍從之列。心非木石。豈能暫忘。今先帝晏駕之後。臣惟不避死亡。以進忠直之言。庶幾殿下母子和悅。國家安寧。是臣所以為報効也。不勝區區激切之誠。展布以聞。惟留神幸察。

起居舍人傅堯俞上奏曰。臣伏觀四月九日榜朝堂詔書。以陛下踐阼之初。銜哀得疾。慮庶政或壅。請皇太后權同履分。俟平愈日。依舊陛下。今已康復。聖體清明。固當上法乾健。專總萬樞。皇太后佐佑先帝。援陛下於藩邸。以繼大統。其恩德若天地然。陛下宜順適慈願。務致優佚。詎可於既安之後。尚以機務煩之。恭惟皇太后慈仁明哲。以大公安天下為心。從容禁中。亦足輔導陛下。伏乞早降明詔。以四月九日依舊指揮施行。

堯俞又上奏曰。竊惟皇太后有旨。更不於內東門同聽朝政。臣伏以皇太后佑佑先帝。授陛下於藩邸。有不得已。遂權同機務。及清躬和豫。舉神寶以歸之。其始終恩力。可勝道哉。陛下天畀仁孝。思所以報塞。固無窮已。雖然。自去年已來。淺見者妄意宮禁中事。頗有浮議。流於人間。此睿聽所具悉者也。今陛下於九重之內。雖日極曾閔之志。行以奉事皇太后。天下安得遽聞。臣謂宜順承顏色。既致其悃悞。又取奉養隆顯之禮。可以使士民共知者。速講而敷為之。自然聖孝之聲。亟傳於四海。如是。則端拱無為。長享天人之助矣。至於給事皇太后之人。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。苟見皇太后復辟。慮其智識鄙短。未能測乾坤之量。不免有所疑畏。臣謂宜錄其勤勞。少推恩例。上足以慰母后慈惠之意。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。愚慮所及。不敢不言。惟陛下矜其狂愚。而特加收揀。則不勝幸甚。

堯俞又上奏曰。臣伏見內侍任守忠。以罪降黜。中外聞者。罔不欣抃。罰一勸百。固可以破姦猾之膽。臣職司風憲。失於彈劾。聖度回怒。幸赦而不誅。猶敢有言者。冀陛下重加矜察。臣謂大姦之去。其遺過餘惡。方日有上聞。小人無知。或伺隙脩怨。枝詞蔓說。往往寢及善良。疑似之間。不可不察。陛下若更加諭究。則讒間且將復起。况守忠據權之久。附離者多。深慮左右之人。有所疑畏。望陛下霽叢德音。自此一切不問。則天德加厚。而人心易安。皇太后之慈仁。布聞四海。舉神器大寶。傳付陛下。而陛下挾堯舜之賢。以天下養。將用誠孝。以鼓舞萬物。奈何使交闞之語。得行其間。今罪人後竄。皇太后必渙然疑釋。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。務盡其歡心。則天人交欣。其為陛下之福。臣言甚忠懇。惟陛下留神省覽。

英宗暴得疾。太后垂簾聽政。帝疾甚。舉措或改常度。遇宦官尤少恩。

左右多不悅者。乃共為譏間。兩宮遂成隙。韓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。太后嗚咽流涕。具道所以。琦曰。此病固爾。病已必不然。子疾。母可不容之乎。脩亦委曲進言。太后意稍和。久之而罷。後數日。琦獨見上。上曰。太后待我無恩。琦對曰。自古聖帝明王。不為少矣。然獨稱舜為大孝。豈其餘盡不孝耶。父母慈愛而子孝。此常事不足道。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。乃為可稱。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。父母豈有不慈者哉。帝大感悟。

判三班院劉敞侍英宗講讀。每指事據經。因以諷諫。時兩官方有小人間言。諫者或訐而過直。敞進讀史記。至堯稷舜以天下拱而言曰。舜至側微也。堯禪之以位。天地享之。百姓戴之。非有他道。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。帝竦體改容。知其以義理諷也。皇太后聞之亦大喜。哲宗即位初。侍讀韓維上奏曰。臣聞內出皇帝所撰大行皇帝挽辭

一首。付外歌習。臣愚竊有所疑。伏惟大行皇帝靈駕發引在近。陛下方當擗踊號慕。以致孝思。秉筆綴文。恐非其時。若陛下自為之。則恐未合禮意。若使侍臣潤色。則是示天下以偽。惟誠與孝。人主要道。陛下嗣位之初。舉動語默。實繫四方觀聽。不可不慎。昔高宗諒陰三年。不言言乃雍。高宗商之盛王。默則盡孝。言則合禮。臣民化德。遂致天下雍和。可不務哉。伏望聖慈。及挽辭未甚宣布。特賜收還。以合禮制。臣幸得以采擢備進讀。偶於義理有所見。不敢不告。

哲宗時。侍講學士范祖禹上奏曰。臣等伏以天下不事大行太皇太后。登遐。陛下號慕哀毀。孝性天至。在廷聞者。無不摧隕。今將總攬庶政。延見群臣。四方之民。傾耳而聽。拭目而視。此乃宗室隆替之存。社稷安危之基。天下治亂之端。生民休戚之始。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。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。嗚呼。可不慎哉。可不慎哉。臣等久備

講讀職在論思。首當獻言。以助萬一。陛下宜先誠意正心。推廣聖孝。發為德音。行為仁政。以慰蒼天下生民之望。此在陛下加意而已。非有所難也。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。則其末可以無難。昔周公以成王幼弱。故位冢宰。治天下七年。制禮作樂。以致太平。其功德至隆。周公既沒。成王追念周公之勲勞。賜魯以天子禮樂。使世世紀周公。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。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。故天下莫不歸心。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。霍光既沒。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。帝始親政事。又思報大將軍功德。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。有非常之功。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。而况太皇太后。英宗之配。神宗之尊。陛下之祖母。有大功於宗廟社稷。有大德於億兆人民。於陛下之恩。與天地無極。豈人臣之比哉。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。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。自仁宗以來。三后臨朝。皆有大功。章獻明肅之於仁宗。慈聖

光獻之於英宗。鞠育扶持。勤勞艱難。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。元豐之末。神宗寢疾。已不能出號令。陛下年始十歲。太皇太后內定大策。擁立陛下。儲位遂定。陛下之有天下。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。聽政之初。詔令所下。百姓無不歡呼鼓舞。自古母后多私外家。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。不唯族人而已。徐王魏王皆親子也。以朝廷之故。踈遠隔絕。魏王病既沒。然後一往。太皇太后疾已革。然後徐王得入。進退群臣。必從天下人望。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。故至公無私之德。雖匹夫匹婦之口。亦能道之。臨朝九年。未嘗少自娛樂。焦勞刻苦。以念生民。所以如此。豈有他求哉。凡皆為趙氏社稷。宗室宗廟。專心一意。以保佑陛下也。故身當其勞苦。而使陛下享其安逸。昔章獻明肅時。親黨多僥倖濫恩。仁宗既親萬機。不免釐革。故小人不能無怨。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。左右請求。一切拒絕。內外肅然。

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。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。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。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。祖宗以來。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。欲四海安靜無事。仁宗行之四十二年。天下至今思之。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。乃仁宗之政事也。然而仁宗聖性寬裕。不忍拒人。內降濫恩。其後亦比比而有。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。不可干犯。故能外斥逐奸邪。以清朝廷。內裁抑僥倖。以肅宮禁。九年之間。終始如一。故雖德澤深厚。結於百姓。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。今必有小人進言曰。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。逐先帝之臣。此乃雜間之言。陛下不可不察也。當陛下嗣位之初。太皇太后同聽政。中外臣民上書者。以萬數。皆言政令有不便者。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。故與陛下同改之。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。既改其法。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。有罪當逐。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。其所逐者皆

上負先帝下負萬民。天下之所讎。瘡衆庶所欲同去者也。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。顧不如此。則天下不安耳。惟陛下清心照理。辨察是非。斥遠佞人。深拒邪說。有敢以奸言惑聖聽者。宜明正其罪。付之典刑。痛懲一人。以儆群慝。則帖然無事矣。陛下若稍入其語。不正其罪。則恐奸言邪說。繼進不已。萬一追報之禮。小有不至。此於太皇太后。聖德無損。而於陛下。孝道必有虧。必大失天下人心。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。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。海內之人。無不欣悅。光沒之日。無不悲哀。乃至茶坊酒肆之中。亦事其畫像。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。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。功及天下也。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。止是萬分之一。百姓思之如此。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。有父母之德於生民。四海愛戴。思慕無窮。陛下若聽小人讒說。或迫報有所未至。或輕改其政事。豈不大

失天下人心乎。人心離於下。則天變見於上。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。改過以補之。亦無及矣。孝者道行之本。本既不立。則其餘何足觀焉。夫小人之情。非為朝廷之計。亦非為先帝之事。皆為其身之利也。日夜伺候。欲逞其憾者久矣。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。陛下初攬政事。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。故不可不預防之。此等既上悞先帝。今又欲復悞陛下。天下之事。豈堪小人再破壞邪。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。朝夕不離左右。躬親蠶織。膳衣不解帶。憂瘁泣涕。形於顏色。自遭變故以來。哀慕毀瘠。中外且聞喪服之禮。務從至隆。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。推恩高氏。此大孝之極也。至親之際。無所間然。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。竊以小人多。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。如臣等所言。雖萬萬無之。然不敢不言之於未然。或有纖芥流聞於外。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。下勝憂國愛君之至。惟陛下深留聖思。

徽宗時。張庭堅為右正言。在職逾月。數上封事。其大要言世之論孝。必曰。紹復神考。然後謂孝。夫前後異宜。法亦隨變。而欲纖悉必復。然則將蔽於一偏。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。如此而謂之孝可乎。司馬光因時變革。以便百姓。人心所歸。不為無補於國家。陳瓘執義論諱。將以去小人。士論所推。不為無益於宮禁。乞盡復光贈典。以悅人心。召還瓘言職。以慰士論。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。臣恐必有營私之人。欲主其言以自售。謂復紹先烈。非其徒不可。將假名繼述。而實自肆焉。今遠略之耗。於內者棄。不以為守。則兵可息。特旨之重於法者。刪不以為例。則刑可省。近以青唐反叛。棄鄯守湟。既以鄯為可棄。則區區之湟。亦安足守。臣謂并棄湟州。便秘書省校書郎陳瓘奏曰。臣聞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之事者。天子之孝也。武王是矣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。卿大夫之孝也。孟莊子是

矣。神考之初當百年宜改之運。改吳祖者多矣。乃所以為善繼善述也。書曰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此神考之大孝也。

欽宗靖康元年。校書郎陳公輔上奏曰。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。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。此陛下孝誠所感。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。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。離間陛下父子。致有疑心。臣切恠之。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。去冬緣夷狄作過。深察萬機。欲行遜禪。陛下至誠篤孝感。泣退避。以至慈諭再三。方即大寶。此與唐睿宗因星變。蒼天戒遂欲傳位太子。皇懼入請其事類矣。豈比明皇幸蜀。肅宗自即位靈武哉。是宜父子懼好之情。雖數千有年不復有疑矣。若乃陛下更改諸事。進退大臣。賞善罰惡。興利除害。皆以宗廟社稷為念。合天下公議。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。豈有異志邪。縱使姦臣離間百端。而上皇慈仁。陛下孝愛。二十餘年。人無間言。豈一

旦能入之哉。且父子天性。上皇於陛下親邪。於群臣親邪。臣謂上皇之親。無親於陛下也。臣恐臣僚未悉此意。或因道路相傳之言。致陛下於上皇自有所疑。此大不可也。況上皇聰明睿智。寬厚豁達。不防姦邪。浸以疑惑。今既自感悔。斷然不疑。以神器授之。陛下方未遜位前。已下哀痛之詔。追悟宿愆。盡革弊事。雖禹湯罪已。周公改過。無以復加。陛下今日所行。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。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。不能為陛下感激敷陳。以解上皇之疑。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。前路迎候。仍齎陛下親書。為開具上皇罪已手詔。與今日奉行之意。使釋然無疑。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。內自后妃諸王帝姬。外至公卿百官士庶。皆出一國門。使聖意知前日之去。忽遽如彼。今日之還。先艷如此。非陛下承付託之重。賊兵遠避。京師復安。政事修舉。人心懽快。能若是乎。以此慰悅上皇之心。方知此時為天子父

尊之至也。若夫還宮之後。一切供奉之物。陛下過為儉約。上皇務加
隆厚。著於今式。風示四方。以動天下之孝。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
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。分日請見上皇。以備顧問。開論聖意。
庶幾究性命之至理。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。顧不韙哉。夫堯舜之道。
孝悌而已矣。孝悌之至。通于神明。光于四海。陛下貴為天子。有父可
尊。此人間莫大之樂。伏惟篤其孝心。使誠意昭感。無纖介自疑。則天
地神明。保佑聖躬。靡所不至。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。而上皇
享萬年天子之養。國祚延長。生靈蒙福。自今以始。豈有窮哉。臣一介
微臣。不任言責。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。死有餘責。惟聖慈裁之。不
勝幸甚。

公輔遷左司諫。又上奏曰。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。不識忌諱。妄
有論奏。已甘誅夷。而陛下不以臣狂妄。特賜聽覽。更蒙聖慈。擢為諫
官。今臣不候受告。先次供職。顧臣之愚。何敢輒當此選。臣已一面具
狀辭免。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。今輒敢冒死再為陛下陳之。臣
初謂上皇之怒。得於道路傳聞。未必的也。故不敢深以為言。及聞聖
語。乃知陛下實有此疑。夫為人之子。若果貽父之怒。其可一日安乎。
宜陛下之所以憂也。臣聞帝王之盛。莫加於舜。舜之言曰。惟不順於
父母。如窮人無所歸。故人悅之。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。唯順於父
母。然後可以解憂。且以瞽瞍之頑。而母嚚象傲。為舜者亦難堪矣。舜
終能使瞽瞍底豫。而天下化者。以盡事親之道而已。然則陛下以舜
為非可乎。況上皇以上聖之資。有天下之大興事。造業二十六年。實
聰明睿智之主。陛下苟能如舜之孝。寧不足以感動其心。而釋其怒
哉。臣願陛下用臣所言。急遣重臣前路奉迎。如李綱固可委矣。更得
一二人節次前去。陛下感泣面諭。使其上體聖心。至誠委曲。為陛下

言之。臣料上皇必無甚怒。乃若所改之事。如放宮人。拆苑囿。或玩好之具。省應奉之物。此自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。若龍德官別有所須。且當許以一面。旋行措置。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。百姓知之。亦豈敢以為非乎。上皇久之視陛下自奉如此。養親如此。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。至於其他改更政事。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詔書。盡與推行。亦可以慰四海之望。更在宣諭臣僚。行移文字。回避語言。免有指斥。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。臣恭聞聖語。謂皇后亦怒。意欲先還禁中。理會數事。此一時躁忿之言。陛下未有以解之耳。婦人從夫。豈有上皇既廢龍德。而皇后得居禁中耶。若果先還。臣固嘗面奏陛下。當出郊奉迎。和容遜辭。以理開曉。皇后若當此理。方欣慰不暇。豈復有怒心哉。若夫聖慮所疑。恐上皇還宮。左右姦邪去之未盡。或尚有蠢國言民。侵撓朝政於人情。有不可從之事。處之為

難。臣謂此不足憂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。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。臺諫稱職。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。守法度。上下內外。無所不理。雖陛下不可得而私。况上皇乎。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。金人侵犯。而陛下威德兼隆。宗社復安。上皇既歸。而陛下至誠篤孝。父子無疑。自古帝王盛德。有加於此乎。此臣所以為陛下喜也。伏惟聖意勤勤。始終如一。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。豈不盛哉。

右諫議大夫楊時上奏曰。臣竊惟父子之恩。天性也。無容私焉。一於誠而已矣。夫舜之登庸。天下之士悅之。人之所欲也。而不足以解憂。富人之所欲也。富有天下。而不足以解憂。貴人之所欲也。貴為天子。而不足以解憂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。夫豈外襲而取之哉。心誠有之也。其為法於天下。可傳於後世。本諸此而已。孔子曰。本立而道生。此之謂也。恭惟上皇付陛下以神器之重。天下戴之如天。就之如日。

可謂得所欲矣。上皇東幸未還。陛下寤寐念之。憂形于色。乾龍上書亦罷而不講。是雖貴為天子。富有天下。不足以解其憂也。非陛下誠於中。寧有是夫。誠至矣。雖天地鬼神。猶將感格。况於至親乎。雖有姦凶。造為浮言。無自而入矣。夫以陛下之恭孝。上皇之慈仁。其心一也。父子之懿。人無間言。自斯以往。讒慝自消矣。若夫內藏猜慮。外矜觀聽。則彘自我作。欲其無嫌。不可得也。疑隙一開。室之難矣。不可不慮也。若事干朝廷。當付之公議而已。三省者。天下公議所自出也。大臣宜任其責。陛下亦不得而私焉。一徇至公。則天下幸甚。

時又上奏曰。臣聞天下之本在國。國之本在家。竊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。殆十年。枉被誣謗。久而未明。臣謹條其本末于左。昔元豐末。伏見神宗皇帝不豫。哲宗幼冲。宣仁聖烈皇后有旨。命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。其周防之慮深矣。是時王珪首建大議。請立延安

郡王為皇太子。餘人無言者。退批聖語在中書。仍關實錄院眾臣簽書。本末詳具。天地鬼神臨之在上。質之在旁。不可誣也。至元祐中。蔡確以罪去。其黨始造其奸謀。冀徼異日之福。紹聖初。章惇蔡卞用事。欲中傷舊臣。報復私怨。遂實其事。上誣聖母。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。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。亦與焉。其為此謀。非私於蔡確。其實自為。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。天下銜冤積怨。幾四十年。伏遇陛下嗣守神器。如大明之升。無隱不燭。而臣幸得備負諫省。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。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。皆已焚毀。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。必無遺矣。所幸紹聖中脩時政記。具在秘書省國史案。猶可考也。此天存之。以遺陛下。伏乞下秘書省國史案。元祐時政記一賜覽觀。庶以究見事實。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。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。濫恩所被。悉行改正。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。臣不勝幸願之至。

御史中丞陳過庭上奏曰。臣聞周公遭管蔡流言。上天動威。雷電以風。禾偃木拔。以彰周公之德。蓋聖人用心。與天地合。不幸而遭變故。必有感格而震動。恭惟陛下聖聖相繼。中外乂寧。將二百年。自紹聖崇寧大觀宣和以來。星文變見。日食地震。水旱連年。盜賊滿野。遂至金虜猖獗。直犯京闕。非特姦邪用事。忠良擯斥。庶政不備。百姓愁苦之所致也。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。功在社稷。垂裕垂窮。而乃負誣謗於天下者。垂四十年。天地幽鬱。人神憤怨。前日之變。幾至大亂。未必不由此也。日近縉紳之士。咸謂臣曰。當宣仁聖烈垂簾聽政。登用耆舊。惠養黎元。如章子厚。曾布。蔡京及卞。姦險刻薄之徒。棄黜弗用。小人懷憾。務在報復。及其得志。託紹述為名。凡元祐正古禁廢弗用。一時輔相侍從之賢。死於遐陬。荒裔者。何可勝計。及章子厚晚年被謫。頗有悔過之意。其謝表則曰。極力以遏徐王觀觀之謗。一心以明

宣仁保佑之功。觀此。則知當時固嘗起徐王之謗。而掩宣仁保佑之功矣。范純仁嘗曰。矧宣仁誣謗之未明。致保佑憂勤之不顧。純仁懷忠。發憤。遂有此言。然伸幽直枉。正在今日。伏望陛下詳酌。命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臣僚共議其事。辨明休烈。振發潛光。然後敷明詔。以喻中外。差大臣以告陵廟。上以慰在天之靈。次以摠幽明之憤。天意披豁。人心感悅。則中興之業。當自此有成矣。

高宗時和議成。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。遂命判大宗正士儂與吏部尚書張燾偕行。至永安諸陵。朝謁如禮。及還。上奏曰。金人之禍。上及山陵。雖殄滅之。未足以雪此耻。復此讎也。陛下聖孝天至。豈勝痛憤。願以梓宮兩宮之故。方且與和。未可遽言兵也。祖宗在天之靈。震怒既久。豈容但已。異時恭行天罰。得無望於陛下乎。自古戡定禍亂。非武不可。狼子野心。不可保恃。久矣。伏望修武備。俟釁隙起而應之。電

掃風驅盡傳醜類。以告諸陵。夫如是。然後盡天子之孝。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。上問諸陵寢如何。彙不對。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。上默然。孝宗時。素說友上奏曰。臣聞人臣之職位雖有高下。而愛君之言則一。人主之待下固有輕重。而聽言之意則同。臣一介螻蟻。茲以新任闕在半年之前。吏部行下俾之趨闕。官卑不獲仰瞻皇帝陛下清光。恭從新制。赴議事堂敷稟。臣自惟一遠闕庭。今閱十載。茲者復奉詣行在所。中懷管見。願以裨贊聖德之萬一。臣伏自揣念官在卑下。職在外任。凡所進說。惟當視職以言。其於國家大事體。朝廷大議論。似非所當及者。臣竊觀本朝范仲淹方身在遠外。再上封章。歷言朝政得失。蘇軾為開封幕官。進萬言書。極論一時新政。二人之言。豈限於其位。而祖宗聽言。亦豈有異。意哉。臣愚竊不佞。固不敢比迹前賢。獨念頃蒙陛下擢實周行。備更館學。編摩樞屬。攝事郎省。歲在己亥。分

守池陽。陞辭之日。開納褒游。俾之宣諭統帥。調護軍民。親承玉音。畀以見次。臣兩年之內。竭力郡事。天地涵育。免以罪行。聖眷隆厚。萬未報一。用是忘其下位。迫於愛君之切。昧死以獻愚忠。仰瀆淵聽。惟陛下赦之。臣來自田間。待班旅邸。竊觀通者先帝靈輿發引。仰惟先帝仁德聖功。陛下孝思誠意。感格天地。貫通神明。禮典之興。上下叶應。如江湖之沙。日以退落。請謚之日。已雨巫晴。陰靄於發引二日之前。至日則晴日特盛。風息於靈輿渡江之頃。渡畢則微風始來。是皆昭格感通。密相陰佑。神靈安妥。中外嘆嗟。誠方笑之所少聞。古今之所難能也。然臣聞之道路。皆謂發引之後。朝廷所當先者。莫急於皇太后。后還內一事而已。而聖意未定。詔旨未頒。宮室未闢。事體未正。大臣有請而未允。諫官有奏而未行。臣子憂懷庶民疑惑。利害輕重所繫。寔深。豈宜因循。浸以未決。臣竊謂皇太后不可不還。大內者其說有

八。臣請得而具言之。臣聞母之與子。其恩愛相關。情意相及。如心腹耳目之相隨。不可須臾離也。昏定晨省。以慰母心。雖匹夫之微。猶所不免。况人主之尊哉。前日先帝壽母同處北宮。陛下五日一朝。事勢則順。今也慈極上賓。大事已畢。亟當迎請壽母入還廣內。今若太后獨居北宮。朝夕少違。至養雖曰乘輿時一詣宮。亦是希闕。於禮為商於情為踈。於法度未宜。於觀瞻未允。稽之方冊。攷之前古。似若未順。願使盛治極美之朝。而有一不如古哉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一也。臣仰惟陛下自罹大故。哀慕憂感。靡一弗至。斷自聖孝躬行三年之喪。極為禮文。克襄大事。亘古所無。垂訓萬世。今若山陵訖事。即乞壽母還內。則母子日親。允合大典。備道全美。焜耀今昔。儻若未講壽母還內之儀。未全母子相安之禮。則為山而對一簣。百里而止九十。在陛下亦豈欲至此哉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二也。臣仰惟先帝弊屣

天下。燕怡北宮。日與皇太后同享天下之養。同介康寧之福。蓋二十六年矣。方茲國郵非常。壽母獨處。諒於慈抱。未能全釋。當此之際。陛下固願日親母側。承顏奉志。寬悅憂念。調娛聖懷。豈欲使壽母於憂傷之初。而遽有獨處之况哉。矧今先帝靈駕已東。音容日遠。壽母憂思尤倍。曩日不於此時蚤議還內。日寬慈念。則高年悲志。益難處矣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三也。臣竊惟先帝虞主還都。靈寢定置。當以大內為主。揆之禮經。質之事理。了無可疑。今若以太后未還大內。先帝靈寢亦復且留北宮。使使近習以奉靈几。則是陛下雖欲朝晚親奉靈帷。以展孝慕。何可得也。既不能日拜于先帝靈寢之前。又不能日親于太后慈顏之側。情睽意隔。又豈陛下所欲哉。今若太后即日還內。則先帝靈寢便可同歸。以慰在天之靈。以正壽母之養。以全陛下之孝。得則兩得。失則兩失矣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四也。臣仰惟

皇太后春秋既高。方此獨居。其於朝夕之奉。固當悉出陛下聖意。下俾侍從。以奉娛養。若南北兩內相望各處。陛下不得朝夕侍側。而委之近習。日侍親養。親踈倒置。輕重失宜。凡百執事。將必浸死。日復一日。必有非意違禮之事。不時請求之擾。蓋小人善於候伺。攻於較計。異日恐有仰費陛下調護者。陛下聰明如天。於此可以意料。非若既還大內。陛下近在咫尺。朝夕在側。威制所加。定省所接。小人忌憚無復有干宸慮者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五也。臣竊惟北宮今日凡百事體。恐非昔比。外而宿衛循徼之卒。內而嬪嬙官宦之衆。必亦少損於舊日。側聞宮中閤分亦復鮮少。若復內之期尚復遙遠。則既今弗周。關防弗備。若如前日不測之盜出於其中。或有尤甚於此者。驚動慈闈。駭愕宮禁。此豈細事也。縱朝廷深加誅治。所傷亦已多矣。當是之時。豈不上動慈母之念哉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六也。臣仰唯陛

下臨御以來。虛讓納諫。言有當理。未嘗不行。下至疎賤小臣。一有可採。悉加聽納。近者復置三諫。以廣言路。以通下情。聖德宏大。治功恢崇。蓋基於此。今者太后一還內一事。臣下奏請。蓋已不一。雖閭閻賤隸。亦謂事合如此。理尤曉然。今朝廷寂無所行。相顧莫得其說。凡百臣民。懷疑妄慮。至有猜說以惑人心。事勢所關。利害尤重。若陛下即頒太后還內之詔。早正日侍東朝之儀。豈惟上以遵奉祖宗之禮。而下亦以彈壓衆多之疑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其說七也。臣聞疾痛病癢。雖少壯者有所不免。仰惟皇太后春秋既崇。又當憂悼之餘。豈無關聖抱而傷至和者。今者獨居北宮。天所護相。日固康寧。或萬有一小親藥餌。則陛下日夕寧侍。必有未便。非可以前日槩論也。况平居無事。太后飲食起居之間。言動意向之頃。尤賴陛下日居親側。加意調護。今既未能日夕以侍。一有拂意。皆足以干和氣矣。此不可不還大內。

其說八也。臣所陳八說。皆揆之禮典。質諸孝道。酌之人情。考之衆論。無一而不合者。為今之說。不過曰。皇太后安於北宮。不使輕動。又曰。慈母之訓。難以固違。臣竊以為大不然。事有輕重利害。善處事者。惟擇其重且利者而行之耳。南北二內。皆宮禁也。今日處此而安與他日處彼而安。一也。陛下以天下之養。國家之力而辦一東朝之奉。抑何難者。豈必獨以此宮為安。而它無可安之地耶。慈母之訓。固不敢違。然事實當理耳。陛下一請未遂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力以祖宗典故。國家禮文。萬世法則。母子情義。宮闈利害。臣下累奏。外言紛惑。歷舉數者之說。委曲控懇。期於得請乃已。則慈母必將欣然而從。陛下之孝。願遂矣。則又曰。左右前後。必有以此宮為便。而憚於南內之遷者。臣以謂此小人之私意。甚易折也。仰惟陛下剛明英斷。如天之威。平日一聞姦謀。誅戮靡後。使左右前後。果有陰搖其議者。臣願陛下殺其

號令。嚴其誅罰。一有妄行沮議者。必戮無赦。則亦何患於沮間者哉。臣愚欲望聖慈。即賜睿斷。備以臣所陳八說。力請皇太后期於必還大內。繞獲俞音。速降明詔。擇日迎請。或恐東朝宮室未可速辦。即乞且於大內。見今殿宇。那撥繕治。早迎慈駕。續行修建。以遵祖訓。以合禮典。以全孝養。以詔萬世。以慰輿願。寔天下厚幸。臣疎遠小臣。輒議朝廷大政。罪當萬死。惟念久沐聖恩。無路報塞。切於愛君。小効愚慮。非敢矯激沽名。以干出位之誅。如蒙聖慈。以為可行。即乞聖旨施行。臣無任瞻望穆穆之光。不勝犬馬悵悵而已。

說友又上奏曰。臣仰惟主上以大有為之資。親承付託之重。重華協帝。以舜事親。定省慈闈。以天下養。歲踰二紀。亘古所無。大故非常。聖心痛切。至性盡於父子。孝誠通於神明。斷自宸躬。行三年之制。悲憂過禮。哀極有餘。蓋自三代以來。明君聖主。不能龜勉而力行者。主上

發於至誠。躬履喪彝。舉無違禮。跨越今古。焜耀簡策。貽訓萬世。甚盛甚休。臣仰惟高宗皇帝。身濟大業。紹開中興。道備德全。功大仁顯。形之謨烈。施之政令。配天地。參化育。散在天下。而載諸史牒者。豈非鋪張揚厲。得以究其萬一也。惟茲美牆之念。方切於宸慮。則夫聖有謨訓。豈一日而可忘。恭惟乾道之二禩。主上首命儒臣。纂輯建炎紹興之大典。作宋一經。揭名聖訓。昭謀燕翼。悉聚此書。御製序文。歲諸金鑄。臣頃蒙聖恩。擢丞中祕。得以仰窺大政。拱誦奎文。不勝至榮極幸。主上方極孝慕。思報大恩。惟有循舊章。憲成式。以寓罔極之念。以慰在天之靈。庶幾孝治有隆。止替。臣欲望敷奏。恭發睿旨。於講筵所。俟將來開講日。以聖政一書。命經筵官。日以進讀。俾之紬繹寶訓。啓沃聖衷。以永孝思。以宏治道。以仰副主上倫制兩盡之意。寔天下厚幸。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一

孝親

宋光宗紹熙二年。帝以疾。不過重華宮。祕書正字項安世上書言。陛下仁足以覆天下。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。量足以容群臣。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。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。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。願陛下自入思慮。父子之情。終無可斷之理。愛敬之念。必有油然而時。聖心一回。何用擇日。早往則謂之省。暮往則謂之定。即日就駕。旋乾轉坤。在反掌間爾。

三年。上以憂疑成疾。不過重華宮。中書舍人黃裳奏曰。陛下之於壽皇。未盡孝敬之道。意者必有所疑也。臣竊推致疑之因。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。夫焚廩浚井。在當時或有之。壽皇之子。惟陛下下一人。壽皇之心。託陛下甚重。愛陛下甚至。故憂陛下甚切。遺豫之

際炳香祝天為陛下祈禱。愛子如此。則艾康浚井之心。臣有以知其必無也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燕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。肅宗即位靈武。非明皇意。故不能無疑。壽皇當未倦勤。親挈神器授之陛下。揖遜之風。同符堯舜。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。明矣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燕乃以衛輅之事為憂乎。輅與嗣曠父子爭國。壽皇老且病。乃顧神北宮。以保康寧。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。非有爭心也。陛下何疑焉。又燕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。父子責善。本生於愛。為子能知此理。則何至於相夷。壽皇願陛下為聖帝。責善之心。出於忠愛。非賊思也。陛下何疑焉。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。臣以理推之。初無一之可疑者。自父子之間。小有猜疑。此心一萌。方寸遂亂。故大變則疑而不知畏。民困則疑而不知恤。疑宰執專權。則不禮大臣。疑臺諫生事。則不受忠諫。疑嗜慾無害。則近酒色。疑君子有黨。則庇小人。事有不瀆。疑者莫不以為

疑。乃若貴為天子。不以孝聞。敵國聞之。將肆輕侮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小人將起為亂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中外官軍。豈無他志。此可疑也。而陛下則不疑。事之可疑者。反不以為疑。顛倒錯亂。莫甚於此。禍亂之萌。近在旦夕。宜及今幡然改過。整聖駕。謁兩宮。以交父子之歡。則四夷向風。天下慕義。全之。校書郎蔡幼學上封事曰。陛下自春以來。北宮之朝。弗講。比者壽皇愆豫。侍從臺諫。叩陛請對。陛下拂衣而起。相臣引裾。群臣隨以號泣。陛下退朝。宮門盡閉。大臣屢日弗獲。一對清光。望日之朝。都人延頸。遷延至午。禁衛飲恨。市廛軍伍。謗誹籍籍。旁郡列屯。傳聞疑懼。變起倉卒。陛下實受其禍。誠思身體髮膚。壽皇所與。宗社人臣。壽皇所命。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。可不獨出聖斷。復父子之歡。弭宗社之禍。光宗車駕。將朝賀重華宮。既而中輟。翊善羅點言。自天子遠在。人節

序拜親。無有闕者。三綱五常所係甚大。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。上過宮。意未決。點奏陛下已消日過宮。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。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。况人主之事親乎。今陛下久闕溫清。壽皇發見不可得。萬一憂思感疾。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。

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。臣聞臣之事君。猶子之事父也。子則愛氣於父。臣則制命於君。是臣子之身。非可私為已有也。故君父安則家國安。家國安則此身始得而安。否則天地雖大。四海雖廣。將無所安其身矣。自昔以來。仁人孝子。忠臣義士。所以竭誠盡言。視家國之事如己事。而不避死亡之誅。其心豈有他哉。蓋以家國之安危。實相關繫。有不可得而解者。固非沽名要譽。許以為直。以自私其身也。矧臣世受國恩。粗明茲義。先臣蒙正輔太宗真宗。夷簡輔仁宗。公弼輔英宗神宗。公著輔神宗。哲宗。好問復輔高宗。即政之始。事體之艱難。時勢之

變故。是皆身歷其間。調娛維持。均休共戚。不敢有二。臣之父兄。又蒙朝廷記錄。亦皆有位於朝。臣從州縣小官。復蒙陛下拔擢。使之備數班列。得非皇慈興念舊族。俾其扶植嗣續。或能不私其身耶。自惟位下言微。止當退循分守。豈應狂妄僭貢封章。實以區區愚衷。有所感激。雖欲緘默。不能自制。不得不昧死為陛下言之。恭惟國家聖聖相承。受天明命。紀綱法度。賞罰政刑。是豈盡過於漢唐。獨仁孝之行。既本諸內心。而大過人之德業。夙超千古。故能祈天永命。雖經變故而終不傾搖。高宗皇帝匹馬渡江。再造區夏。不謀不空。挈提大寶。付之壽皇聖帝。以對越藝祖在天之靈。惟我壽皇。翼翼孜孜。躬致二十七

年之孝養。鑿車往來。萬姓瞻仰。豈惟天下愛戴。而夷狄吳類。亦能歎歎欣慕。莫知其然於斯之時。雖有水旱之災。盜賊之虞。人心既固。旋即消弭。威德格天。其應自爾。此非以幸而得也。仰惟皇帝陛下。春宮

毓德仁孝升聞日就月將闡天下之義理已多。猗歟誰歌。罔不歸仰。壽皇願天位之有託。曉萬機之憂勤。雖春秋未高。而精一之傳復見之於陛下。三聖授受。赫奕焜煌。慈孝偕極。是誠簡用之所未嘗有也。夫貴為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而得以天子之貴。天下之富奉事其親。此古今之難值。君父之至榮。自三代以還。歷千餘載。惟唐之數君為然。太宗之於高祖。明皇之於睿宗。肅宗之於明皇。遜禪之際。皆垂由表。嫌隙疑阻。禍亂隨至。而肅宗因臣庶之言。抱玩弱女。武懷願復。至於獻款。載之史冊。至今讀之。可以使人流涕。肆我本朝。禪代之美。固始見於靖康。然是時。戎馬在郊。事出倉猝。相與之際。有一忍言者。夫以古今人主難逢之盛事。既有其時。復乖所願。而有害於養志之至樂。此仁人君子所以痛心疾首也。今陛下躬承休運。所以事壽皇者。一遵壽皇所以事高宗。若記禮所載文王之事。王季武王帥而從之。真庶

間然。家法懿範。休穀鉅美。陛下既皆得之。是誠足以教天下之孝。而垂法於萬世。茲蓋我國家仁老之所積。故非常之慶錫之於天。而尤當極其培植保養之功也。去冬郊禋之夕。風雨暴至。聖心祗懼。遂憇天和。然陛下思念慈闈之心。不為疾輟。藥餌甫除。不憚風雪。遂御乘輿。都人夾道。聳瞻莫不鼓舞。聖孝。其所以培植保養乎天之錫我國家者。亦可謂至矣。旋聞聖躬復少遺豫。壽皇愛念切至。於是屢頒免過官之旨。今閱日久矣。清明在御。臣下悅喜。比者會慶節前期十日。奉香致敬。群疑冰釋。歡意周流。逮至流虹之旦。天氣和暢。百官叙立。重華宮外。皆自以為必得瞻親。親奉玉卮之禮。大明浸升。瞳全目。謝拜表竣。事。衆心皇皇。抑不知聖心以壽皇慈訓難於重違。故不欲幾。蹕煩民邪。或聖體有甚不能勉強者。而非外庭所能知邪。孟子曰。孰不為事。事親事之本也。孰不為守。守身守之本也。陛下仁孝得於生

知。豈容復有擬議。然臣下猶有不能忘其憂者。誠恐玉體猶有未康而無以釋海內之至情也。尋聆御朝臨講之制。不喻常式。雖有以知陛下已集和平之福。而道路藉藉。愈以為疑。蓋事親之禮。衆所共知。儻有少愆。自難尸曉。在庭之臣。庶幾長至在即。陛下既受羣臣之朝。必將祗款北宮。以展未申之誠。及期天仗入陳。百辟就列。願瞻黼衣。不啻渴飢。傍徨徘徊。嚴辦未奏。離立庭中。盛頌閣淚。人情憂迫。若瘕若狂。咫尺天闕。無路可扣。逸迹退却。相顧黯黯。流言紛紛。有不忍聽。方當有道之朝。加之陽剛漸長。政是陛下膺受多福。庶邦丕享之時。胡為而使人心盡於此極。臣竊自妄測聖意。必以為父子至情。當盡意孝。是時之慶。止屬禮文。既意孝之兩隆。雖禮文而可畧。臣則以為不然。士庶人之家。父子同室。動息與俱。至於人主有庶政之繁。問安視膳。不容朝夕之必躬。則五日一朝。節序稱慶。豈將達人子之情。所

謂禮文。乃是實事。况人主者。華夏蠻貊之所觀瞻。凡見於節物儀典。皆所以感化天下。起其忠君親上之心。詎宜於疑似之間。謂因循為無傷。而使人心解弛。妄有測度乎。夫君心所感。隨動輒應。陛下試反而思之。陛下親舉重華之禮。則天心底豫。兩宮喜悅。群臣觀感。軍民歡呼。萬方儀刑。四夷敬服。洋洋然有太平之象。樂莫大焉。尊榮莫大焉。陛下暨輟重華之禮。則天心必不孚格。兩宮必形思念。群臣憂懼。罔知所依。軍民怨誹。無復忌諱。萬方有泮渙之勢。四夷有輕侮之謀。宛然有衰殘危悴之態。辱莫大焉。不祥莫大焉。此二者。其利害榮辱。至易知。至易見。陛下將何擇哉。竊聞壽皇鉅典已成。進書有日。恭想陛下躬率群臣。必欲行此縟禮。以慰神人之望。雖壽皇復有免到官之命。不可遂已。蓋免到官者。壽皇愛子之心。而必到官者。陛下事親之實。擴天性之固有。如水勢之必東。不必以屢出欲止為嫌。不必以

人言既多為厭。或萬一有援引繳進之說者。茲乃為導說竊寵之計。非所以愛陛下也。天意之從違。人心之離合。政在今日。惟陛下念之。然臣之愚所以拳拳於此者。非為陛下愛惜此名也。國家南渡以來。版籍半淪於沙漠。而讐耻未能遽雪。言乎民力。則困於養兵。而焦熬憔悴。類不聊生。言乎軍政。則墮於和議。而驕脆窮怨。緩急難倚。言乎人才。則務為沈默。即有患難。孰同其憂。靖言思之。誠可寒心。所恃以維持億萬年之基者。蓋祖宗既有仁孝慈愛不可及之盛德。而比年三聖授受。孝愛交孚。又足以祈天永命。故他雖未至。猶可漸而為也。儻聖孝於形迹之間。稍有所虧。四方傳聞。愈速愈異。人心搖動。根本必傷。竊慮蓄害自此而生。禍變自此而萌。無以恃之為固。事實在於目睫。不可謂為迂談。而轉移之機。則在陛下。一念之頃耳。臣於此而不言。是愛其身。而負國家累世養育之恩也。詩云。心之憂矣。不遑假

寐。臣不勝拳拳。冒犯天威。臣無任瞻天望聖。懇祈激切。惶懼俟命之至。

四年。祖儉又上奏曰。臣世受國恩。茲又備數朝列。近因輪對。得望清光。天容穆穆。極其粹溫。不遺微賤之言。曲加獎納。至論天人感通之際。有及於事親之禮。聖謨洋洋。窮極根柢。謂事親如事天。當務誠實。有以仰見陛下聖念所存。真與天通。九禮文所寓。或未甚周。初非有虧天性之至愛。誠有非外廷所能知者。然事因適爾。觀聽浸墮。誠實之德。曖昧而不彰。禮文之實。因循而失信。國勢人心。岌岌搖動。蓋凜然有不保朝夕之憂。以陛下之明聖。照臨宇內。方將登延俊良。以興治功。今焉於此。屢有齟闕。既非陛下之本心。而猶爾優游。視為常事。使道路流言。浸不忍聽。臣實痛心。若執政大臣。侍從臺諫。不以今日事理之實告之陛下。則是群臣有負陛下也。若有所論奏。不得即以

上聞。則是左右閣官畏威遠罪。壅蔽陛下之聰明也。夫天下之心有萬不同。至於事親之實。則本於孩提之良知。不待家至而戶曉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壹是皆以此為本。而人主者。華夏蠻貊之所觀瞻。茲事實為三綱之首。苟舉措睽乖。則天意人心。隨即渙散。臣不敢避萬死為陛下極言之。非是敢為危言苦論。蓋以聖性本不如此。而不忍陛下負此不美之名也。且過宮之密疏。初何疑問。獨以自去冬以來。乘輿屢駕。皆成中輟。皆是舉行盛禮之日。粵若會慶之旦。臣所目覩。百官序立重華宮外。以望翠華之來。大明浸升。踵企目斷。拜表竣事。衆心皇皇。當是時。陛下雖自以為誠實無他。而人情固已不能不愕疑矣。至於長至之辰。臣所目覩者。天仗入陳。百辟就列。傍徨徘徊。嚴辨未奏。離立庭中。蹙頞闌淚。人心憂迫。若癡若狂。咫尺天闕。無路可扣。遂巡退却。相顧黷然。當是時。陛下雖又自以為誠實無他。然流言藉

籍。尤有非辭說所能解者矣。臣於十一月十二日。冒死後。歷以自通於陛下之前。蓋恐於中外之情。或有所未知也。所幸邇來進書成禮。過宮如儀。天宇開霽。都人歡欣。中外疑忌。方得消釋。陛下誠實之意。始昭于四方。而此月兩旬之間。過宮之日。則復兩皆放仗。十七日之事。又復甚於往時。自旦至莫。竟無傳旨。侍臣在庭。衛士在列。經過官司。伺候起居。捉卷軍兵。次第排立。終日守候。莫不皇皇。逮夫殿門將閉。始各散歸。宰輔章奏。間阻隔絕。宮闈嚴密。有同萬里。呼吸之際。關念實深。夫偶未過宮。亦非大失。第以屢不加察。因是而可生禍亂之階。蓋因循失信。閒燕自如。固已深失人心。而外庭內朝。關節脉理。不相貫通。譬若咽喉之間。頃更閉塞。便成危疾。此乃陛下切身之利害。而宗社安危之所分也。若乃四方之觀聽。羣臣之窺伺。姦雄之生心。叢聞流傳。愈遠愈異。則猶為後日事耳。臣在關門之外。聖意所以通

爾未出之故。非所敢知。但此事至大至重。人所共曉。合四方之心。以
此為莫大之憂。更不暇語及他事。陛下聖性高明。靜而思之。其可復
以為常邪。今壽皇生朝。進香之禮。降旨過宮。陛下寓誠意於禮文。不
敢有忽。凡曰臣民。孰不鼓舞聖德。而適以陰雨有所未果。但自茲以
往。衆心愈覺顛顛。政在陛下。益加聖心。謹此常禮。疑情滯念。不可復
存。感動轉移。難以少緩。每遇過宮日分。前期敬戒。養此誠心。或恐左
右便嬖之臣。妄測意旨。但務逢迎。否則覆藏姦慝。潛行離間。時當過
宮。往往進酒排當。留連夜刻。無以全陛下平旦清明之氣。遂使鸞車
風駕。多失期度。此等情狀。未必有之。然臣私憂過計。則願陛下更致
察焉。古人有言。所不可得而久者。事親之日也。壽皇躬致二十七年
之養於高宗。雖戎狄異類。亦皆感化。今壽皇春秋浸高。陛下問安侍
膳。不容朝夕之必親。則五日一朝。節序展慶。式循儀制。猶為闕疎。陛

下聖孝自天。可不深念。若或聖體適於斯時。少有未怡。謂宜預降旨
揮。改作他日。清燕高拱。以養和平之福。雖一時小小排當。亦當寬
如此。則始能還天意於既睽之後。收人心於既失之餘。大本充立。有
以發天下孝敬之心。則事或未理。皆可支吾。而陛下事親如事天之
實德。殆若日月之食。更也人皆仰之。豈惟纖塵浮翳。有如水釋。不足
為累。而孝德感召。和氣致祥。又有以開萬世無疆之休矣。臣拳拳之
志。止在愛君。發言狂愚。憂心如醉。惟陛下裁赦。臣冒犯天威。俯伏待
罪之至。

紹熙三年十一月。陳傅良上封事曰。臣一介疎遠。才不逾衆人。而多
病早衰。齒髮頽變。久無榮進清顯之望。間者將指湖湘。罷弗勝任。嘗
上奉祠之請。乞便醫藥。不謂陛下過聽。不以臣為不肖。歸以歲節。留
之郎舍。賜對便殿。初無建明。而天顏開懌。玉音溫厚。曾不數日。擢貳

冊府。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。極一時儒者之過。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。不勝大懼。無以塞遭值之責。日夜思念。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。為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。人之大倫。天地之正義。以成孝敬。長恩愛。無負任使之意。死且不朽。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。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。雞初鳴。衣服至于寢門外。問內侍之御者。今日安否何如。內侍曰。安。文王乃喜。其有不安。則文王色憂。行不能正履。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。是可以為法。事親若文王。則受命作周。本支百世。功德見於雅頌。願王慕之。效之。勿以為不可及也。至漢戾太子之傳曰。親戚之路。隔塞而不通。太子進不得見上。退則困於亂臣。獨寃結而亡告。則亦必反覆為王誦之曰。是可以為戒。事親如漢太子。則交兵闕下。父子不相保。而望思歸來之臺。天下悲之。願王警之懼之。勿使萬一有此也。賴天之靈。社稷宗廟之福。

而大王資稟純明。嗜好鮮少。不自貴。喜親書生。每得僚佐危言極論。則深信而不諱忌。至若周之所以得。則歛衽加敬。漢之所以失。則頓蹙不忍聞也。邇者王舉日彰。人心日附。臣與二三人者。竊相欣賀。以為陛下有子。國家無疆之休也。今竊有感焉。會慶誕節。陛下闕上觴之禮。而弗講。長至大會。陛下復闕稱賀之禮。而弗講。群臣迫怵。妄窺聖意。臣固知陛下自遠豫以來。雖及康復。尚弗便於乘輿。而怯風霜。雖然。非所以為訓也。何者。區區陳說。無過口耳之感。必不能勝躬行之化。汎觀往古。無過紙上之習。必不能如家傳之法。今陛下上虧三官之權。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家嗣。以庶幾寡過。則雖抱血誠之忠。未見其補。將以逝斧鉞之誅而已。楚王有言。人之愛其子者。亦如余乎。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。託在一子。宜如何愛之。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。願使講讀皆為空言。名曰輔導。安用臣等。此所以痛。

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。臣以多病早衰。齒髮類變。久無榮進清顯之望。方申祠請。以便醫藥。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。一言以重省。稽伏紙沅涕。不知所云。

四年。傳良為起居舍人。兼中書舍人。又上奏曰。臣不勝螻蟻之忠。輒有愚言。仰干天聽。如蒙省覽。即臣雖就誅戮。不悔。臣聞父子天性也。孝慈之道。不待教而能者也。自士庶人皆然。而況於人主乎。然考之載籍。則有尊為人主。而隙開於父子之間。至於禍敗。反不若士庶人家者。何也。賤者群居。其勢易親。貴者異宮。其勢易疎。故也。夫惟其勢易疎。則離間之言易入。離間一入。則父之情不欲自疎於其子。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。由是愈難於言。而父子之隙開矣。父子之隙開。而禍敗至。唐之西內。則李輔國之徒。前日之龍德宮。則梁師成之徒是也。論至於此。可為寒心。恭惟陛下父子之間。一同舜禹。而比年

以來。稍甯定省之節。臣誠早賤。不能知宮禁間事。若以前鑒觀之。成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。陛下孝謹。本自無他。偶以纖介。動成疑阻。壽皇恐傷陛下之意。不欲自察察言之。陛下恐傷壽皇之意。又不敢自察察言之。而左右之臣。各憚天威。又亦以傳言為諱。由是禮文寢疎。情好日隔。積成因循。實駭聞聽。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。言之也者。將以通之也。有如天意信謂如此。即下臣此章。明詔大臣。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。務通二聖之情。則舜禹之德。千載同符矣。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。

傳良又上奏曰。臣近者不識忌諱。幸因賜對。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。仰荷聖慈。闕畧愚直。曲垂清問。備盡滌悃。仍令臣入文字。指罪離間之人。將有施行。以釋疑阻。則古所謂狂夫之言。聖人擇焉。何以過此。臣雖糜捐。無以報稱。比至奏入。竟留不下。臣切自咎責。非陛下之

不聽臣言。實臣負陛下耳。以此不避煩瀆。再奏陳。臣聞天倫骨肉。自然恩愛。偶有嫌隙。至相猜疑。考之載籍。間或如此。然而秉彜之性。不可解。剝。同氣相求。終易感動。是以方其懷疑。若將終身而不合。反至感悟。則又俄頃而如初。往往喜極。至於流涕。豈同他人各有異志。雖以盟誓相要。竟亦關防不已者乎。又况陛下父子聖明。同德齊壽。適至今日。尤非本心。苟反求於一念之初。則何待於多言之切。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誅魏郎乎。自古廢立。出於愛憎。壽皇此時。果何心耶。而陛下忍忘之也。若曰離間之人。則亦宜有緣故。究觀前代。多是姦臣。因懷反側之心。遂行間喋之計。為此向背。皆以自危。今之群臣。豈有是事。蓋未嘗得罪於陛下。則必不赴愬於壽皇。人情曉然。可以洞察。假使近習妄自分朋。間或有少可語言。亦不過時暫欺蔽。初非要害。可造事端。雖是合正典刑。何足尚煩聖慮。此臣所以日夜痛心。

以為陛下誤有所疑。而積憂成疾至此也。抑臣不識聖意。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。而為父子如初歟。將一切勿聽。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。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。日號泣于旻天。訖於克諧。萬世誦聖。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。作歸來望思之臺。天下聞而悲之。而事已無及。徒成永恨。一君之心。大抵略同。遲速之間。得失相反。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。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。臣言及此。亦既泣下。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。若猶未也。則臣實負陛下。將退而就誅戮矣。臣不勝迫切之情。

傳良又上奏曰。臣竊觀兩年以來。以不過宮諫者眾矣。誦說義理。條陳利害。非不詳盡。非不激切。而陛下曾不加聽。間或聽之。亦不過勉強一出。近者且以面從為聽。嘻笑不加恠矣。獨臣私念。以為陛下誤有所疑。積憂成疾。以至於此。故自去冬。凡四請對。每於陛下心事之

間反覆開明。至於深入切中。往往陛下為臣傾倒。一無隱情。臣亦益得肆其狂愚。無所諱避。枚解而件析之。誠冀聖懷曠然大悟。起居飲食務自安和。號令言語務自平允。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。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。如此則淵衷寧謐。天性自見。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。而陛下以臣言之故。釋然無他。凡三感悟於此矣。去冬令臣宣諭兩府。翊日取旨。前月命臣更入文字。付外施行。最後十八日。復諭臣以早來。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。便降指揮。臣數四懇奏。而玉音亦數四響答。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。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。不唯中變。而又號召大衆。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。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。有一策可取。有一日清明在躬。豈至此乎。臣所以惶恐踧踖。前此對後。輒乞補外。於今極矣。宜即誅戮。納祿謝事。猶是自營。而非臣之敢要君也。天度寬容。降旨不允。臣敢不更自殫竭。以畢

區區之義。臣聞抱虛恐者。臨實禍。懷妄憂者。得真疾。何也。此心最靈。功侔造化。一有所蔽。皆成定力。自非聖賢。未易開悟。甚者無故及於亂亡。昔漢武帝征和間。居建章宮。見一男子。收之弗獲。而巫蠱始起。又常晝寢。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。帝驚寤。因是體不平。忽忽善忘。疑左右皆為蠱祝。詎真敢訟其寃者。已而有戾園之禍。隋煬帝大業初。內殿火。帝以為盜起。驚走入西苑。匿草間。火定乃還。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。云有賊至。以覓貯毒藥。謂所幸姬曰。賊至當飲之。已而有江都之禍。由今觀之。征和巫蠱。本無是事。只緣武帝疑心不解。姦臣實緣卒禍其子。大業盜賊。亦無是事。只緣煬帝疑心不解。左右壅蔽卒禍其身。臣故曰。此心之蔽。甚者無故及於亂亡。二君是也。陛下不過宮。豈非誤有所疑乎。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。華耶。道路之言。不以為責善。則以為猶吝權。以臣計之。二者皆誤也。且壽皇責善為天下

計。為社稷宗廟計耳。假使陛下政事情明。人心愛戴。則壽皇之願得矣。尚復何辭。陛下不是之察。豈非誤乎。若曰吝權。則進退百官。必與聞其人。罷行庶政。必與聞其事。而五六年來。天下不見其有此也。但見陛下懷不自安。動輒阻惑。以其人為欺。雖大臣死亡而不信。以其事為悔。雖細民疾疢而不恤。又豈非誤乎。夫以誤為實。而開無端之釁。以疑為信。而成不療之疾。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。是陛下自貽禍也。臣言不足聽。分當永棄。念此遠離。不宜自他。復為陛下陳側言之。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徃。而揀其將來。國家之福也。兩宮之所期待也。非獨臣之願也。臨紙涕泣。庶幾萬一。

傳良又上奏曰。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。以得人心也。所以失天下者。以失人心也。非獨以父子之私也。苟得人心。雖其父不得以天下。私諸人。苟失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。私其子。昔者禹薦益於天。將以天下遜也。而謳歌朝覲。獄訟者皆不之益。而之啓。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。故曰。苟得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。啓是也。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。死而號曰始皇帝。其次曰二世。欲以一至萬也。然身死纔數月耳。天下四面而攻之。宗廟滅絕矣。故曰。苟失人心。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。胡亥是也。共惟陛下今所憂疑。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。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。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。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舉世為之惶惑。而不加怪。臣恐陛下之憂。不在聖父。而在人心也。何者。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。誠猶吝權。而天下歸心。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。壽皇雖不責善。雖不吝權。而天下離心。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。是故疑壽皇者。虛憂也。失人心者。實禍也。此理曉然。不待智者而論。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。百官解體矣。四參常朝。宰執而下。無一人立班者。是失舉朝

之心也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軍民皆怨讟矣。或許為詔書。敢於指斥。是失舉國之心也。且舉朝諫之而不聽。舉國非之而不恤。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。若乃吳玘之死。半年而不置將。張孝芳之見殺。累月而不討賊。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。侍從待命於郊外。往往邈然。都不省記。是於壽皇何預焉。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。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。而不加怪者。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。不但此也。人情好逸而惡勞。今仗下之吉。皆苦晏朝。已報班矣。有唾不顧者。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。人情利親而患疎。今自閣長御藥。卒不得一至左右。間嘗一日。逐數十人。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。甚者嘉郎有子而不奏告。掖庭有喪而不起發。臣又未知宮閫后妃之心果如何。陛下試一念此。不謂之孤立歟。不謂之人人自危歟。陛下博覽載籍。閱義理熟矣。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。人人自危如此。而可晏然無事乎。今天下本

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。方且曰。吾計當如此。吾不可放下矣。而專欲威怒。益不容解。則古所謂肘腋之變。蕭牆之禍。殆不可謂今直無也。豈不甚可畏哉。雖然。破疑為笑。在蹙頞之頃。則轉禍為福。亦在反掌之間。何者。今日之事。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。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。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。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。而人心不服耳。聖意釋然。則人心帖然矣。故今日過宮。則人心以今日解。明日過宮。則人心以明日解。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。在易睽之上九曰。睽孤。見豕負塗。載鬼一車。前張之弧。後脫之弧。匪寇婚媾。往遇雨則吉。說者曰。睽孤之極。見豕負塗。甚可穢也。載鬼盈車。吁可怪也。方張弧以攻矣。而其極必變。變必通。俄而脫弧。則無為寇之患。有遇雨之吉者。陰陽和也。孔子之象曰。遇雨之吉。羣疑亡也。人有此事。則易有此象。陛下今日非偶然也。極則變。變則通。此其時

矣。獨奈何弗悟乎。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。大抵務為開釋。莫自感悟。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。念當謝事。納祿永辭。闕庭。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。以望裁擇。惟陛下速圖之。幸甚幸甚。

秘書郎彭龜年乞車駕過重華宮。上疏曰。臣聞大學之九章曰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。如此而已矣。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。未有不謹於此者也。恭惟陛下嗣無疆大應。服四年于茲。講求治道。非不動至。然而風化未興。習俗日頹。閨門之雍。穆之風。郡國多陵犯之變。遠未暇言。姑言其近。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。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。驅擊於市。餘杭縣去行都財百餘里。而無賴之人。輒登縣治而逐其長。秀州私販鹽者。悉檢捕之。反縛悉檢而殺士伍。其無忌憚至此。耳目習熟。以為故常。循循不已。禍將益大。不可待之為小變而不顧也。國家

法令明備。若使此等可以法治。則人固畏之矣。法密而人不畏。此非法之罪也。大學曰。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已而后非諸人。所歲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陛下抑嘗自反矣乎。書曰。萬方有罪。在予一人。又曰。民不靖。亦惟在王宮邦內。室古之聖人。非是彊認以為己責。理固如此。易曰。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。有君臣然後有上下。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。豈無自而然耶。恭聞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。備極子道。其始受禪。欲日一朝。高宗不可。於是下儆漢制。月六朝焉。已而高宗復難之。始展為四朝。然不朝之日。晨昏定省之禮。飲食上下之節。寒暑溫清之宜。無不聞之。雖有南北宮之不同。而父子嬉嬉如處一堂。自舜文而後。事父母盡其道。唯壽皇而已耳。此皆陛下所親睹。想當時宮闈之間。委蛇曲折。以說夫親者。陛下又皆心得之。外庭不得知也。至今天下稱頌壽皇王之德。必指事親為

第一事。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。則陛下之事壽皇亦當有以通之而後可。若纖毫有所不及。則天下之責必至。蓋壽皇之於高宗。與陛下之於壽皇。又不同故也。陛下自即位以來。供養三宮。未嘗有缺。正因前歲聖躬不和。於是過宮稍稀。夫過宮固事親之末節也。今日三宮之情。如春風和氣。何嘗計此。然有不可已者。陛下重子親自視。孰與周文王。文王朝王季。且日三馬。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。是不可委之於偶然而已。以是為偶然而弗恤。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。亦必猶是也。夫稍不過宮。直以為有損於孝。固不可。然今世之所謂孝者。曾不過如此等事。於此有不謹。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已也。何也。吾之所謂實然者。誠未有以大信於人。則捨禮文之間。抑何以自見乎。且父母之愛其子。不論貴賤。其情則一。人至晚年。愛子尤甚。倚門之望。豈獨問奉之人哉。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。聖心奉養。不言。知特過過

宮日分。陛下或遲疑其行。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。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。故為陛下辭責於人。此蓋壽皇美意。必非不願陛下之來也。陛下儻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。鑿與何不一往以嘗之。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。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。今日壽皇慈父子之心。人莫不知。而陛下事親之心。人猶未信。自去年陛下不過宮。得之道塗之議。籍籍可畏。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。似聞宰執往往從臺諫。亦嘗泛泛有召亂致禍之言。已而竟不過宮。言遂不驗。然亦幸而不驗爾。今日不可不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。臣所以欲有言於陛下。而必首及近日數事。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。不得不警。而抑又有大可憂者焉。臣聞之道塗。皆謂兩宮之情。頗不如舊。疑間之階。漸覺有形。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宮。有此擬議。然臣以事接之。亦有不察不疑者。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。自合奏稟。而陛下不行。以一事也。陳源乃壽

皇所屏逐之人。而陛下錄用之。此二事也。壽皇之失長壽。若庶人見
父母晚年遭此憂戚。亦必親唁之。而陛下不往。此三事也。積之不已
其疑愈深。却恐因循。遂成阻隔。此豈細事哉。竊聞嘉祐治平之間。英
宗母子携貳已開。內臣任守忠等間謀之於內。大臣則韓琦富弼侍
從臺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於外。當是之時。小人唯欲其
離。君子唯欲其合。天錫我家。社稷有福。二聖英睿。既不惑於小人之
言。而諸臣懇惻。又足以動天性之愛。所以天下徇亂無從而起。蓋自
古人君處骨肉之間。指為家事。多不與外臣謀。而與小人謀之。所以
交闢日深。疑隙日大。今日兩宮萬萬無此。然臣所深憂者。陛下外無
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。而小臣之中。已有任守忠者在焉。兩宮
豈堪有他疑哉。方今廷臣無不知此。每至聚首。動色憂之。然臣嘗竊
聞其議論。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謀者。或曰。父子之間。人所難言。人誰

無親。親所當事。奚待人言。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。不如聽之。天理自
還。為此說者。委陛下為不足與言。此最不忠之大者。或曰。此亦非言
語論說所能動。獨有壽皇降意以就陛下。或可回爾。為此說者是又
欲僥倖陛下。一出以厭人情。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。儻為此舉。在壽
皇固慈矣。然倒置如此。於陛下得為出乎。使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
之徒當今日。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。一說告陛下。必不委曲回
互。反累聖德。如諸臣者。臣實慕焉。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為。跡中庸九
經。已犯其五。臣之所欲言者。蓋不止此。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。最
大者也。唯陛下幡然改圖。一新聖德。使綱常之間。了無所愧。不特可
以息禍亂。又且可以致太平。初燕狗礙牽制在陛下。反覆掌之。易耳
何憚而不為也哉。干冒宸嚴。臣下情不勝殞越。俟命之至。
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瀝血誠。仰干天聽。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。疑則

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。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。其為害至切也。故歐陽脩嘗奏疏仁宗皇帝曰。自古有天下者。莫不欲治而常至於亂。莫不欲明而常至於昏者。其故何哉。患於好疑而自用耳。夫好疑而自用。其弊乃至於昏亂。脩之言非過也。情既壅而不通。事既廢而不舉。則理固應爾也。恭惟陛下聰明睿智。度越常主。忠信誠懇。孚于天下。群臣獲事休明。自非病風喪心。安敢輒以昏亂二字。重誣聖世。適自今歲以來。朝廷機務多疑不決。宰執侍從臺諫。皆陛下委以心腹。耳目之寄者。言輒不行。金字牌專一報機。速軍事。尋常郵傳文書。莫此為急。亦復委之不信。雖無昏亂之形。而有昏亂之理。有識者固已憂之。然其事皆有跡可考。一日清明。蓋不待頃刻。而可以一言辨之。不難也。唯是重華之朝。累月不講。間聞竊議。其言為端。多出揣摩。類不可信。逮至九月二十二日。忽自南內徑罷過宮。指揮而後。群臣始知

兩宮必有所疑。不然。陛下天性至孝。不應於至親父子。忽然相忘如此。臣聞之道塗。陛下宮闈之間。上自中宮。下逮嬪御。或遇生日。其大者。則必有所宴集。其小者。亦必有所錫予。蓋不如是。則人情必有不美。寧有慈福誕彌之月。而不親舉萬年之觴。壽皇聖節。近在朝夕。而進香故事。又復不舉。以臣揆之。陛下非大有所疑於中。必不若是。然壽皇之於陛下。乃親父子。親父子復何所疑。而至此乎。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。嘗有睽阻者。唯舜而已爾。其父至欲殺之。其母若弟。又從而設為機穿以圖之。至難處也。然舜未嘗疑其父。亦未嘗怨其母。與弟。唯夔夔齋慝。負罪引慝。自今觀之。舜之事親。古今莫加焉。豈有罪可負。有慝可引耶。而舜獨如此者。非偽為也。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。即為罪與慝矣。故書紀其祗載見父。而父旋有允若之應。夫舜之祗載。以見其父。乃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。使其不

見詐敢望其允若哉。今之時非舜之時也。舜蒙其變。陛下履其常。舜為其難。陛下為其易。計時揆事。舜豈敢望陛下。然舜能履其變。而陛下乃不能履其常。舜能為其難。而陛下乃不能為其易。獨何歟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為者亦若是。孟子曰。謂其君不能者。賊其君者也。臣雖愚戇。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為舜之事也。通者群臣抗章無不切至。而天聽穹窿。未見昭格。此固群臣身誠有所不足。詞語有所未明。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於陛下之胷中者。見外庭紛紛迭有奏疏。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。使陛下不省群臣之言。未可知也。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。以所疑之故。而一時無有忠實慷慨能格迪聖心者。是以其疑至今未解。臣方聞有此宣諭時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。不示形迹。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。必將益甚也。何也。陛下父子豈復有疑。為此疑者。必有人焉。其人聞陛下將與群臣剖折此疑。則其心必如沸湯。唯恐陛下父子一見。天性復還。則前日間言反將為莫大之禍。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為間諜。妄指形似。重感皇明。使陛下不復出。激怒聖父。或傷陰陽之和。乃適其意。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。彼之計誠遂矣。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。臣甚為陛下惜此也。昔穎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。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。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。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。其機一也。而應否異者。莊公無人間之。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。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。然則群臣之言不能感陛下。豈不類是哉。雖然。陛下既因是人而起疑矣。一旦欲使遽釋其疑。固甚難也。何也。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。而無以辨之。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。臣嘗聞陸贄有云。明則罔惑。辨則罔寃。惑莫甚於逆詐。而不與明。寃莫痛於見疑。而不與辨。唯明與辨。乃治疑之良藥。臣竊觀陛下多疑。皆始於不喜

明辨之故。然外廷之事。群臣尚能為陛下辨之。乃若父子之間。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。臣愚欲望陛下命鑾輿。亟朝重華。反躬自咎。極其誠意。盡以所疑之事。面質之於壽皇。壽皇見陛下如此。必將感發慈愛。懽然相接。盡以所疑。明辨之於陛下。臣殆見陛下父子。自此天清地寧。日光月潔。當無一毫之間。可窺矣。方今兩宮睽異。落落難合。而臣知其必可合者。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。但恐隔而不通。則無如之何。若陛下感於此。壽皇必應於彼。視影響形聲。猶為不遠也。反昏為明。轉亂為治。直在陛下。他人安能與哉。臣但能為陛下言之而已。唯陛下念之。干冒宸嚴。臣下情無任。隕越俟命之至。

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瀝血誠。仰干淵聽。臣備數三館。無補公上。比隨同列。疊抗封章。陳乞陛下過宮。幾至煩黷。臣於十月十七日。又嘗獨上一疏。謂陛下久不過宮。必有所疑。而植此疑者。必有人焉。深恐其

益為間諜。欲乞車駕早過重華。親辨其事。意雖誠懇。詞實荒疎。不足以裨補聰明。實深憂懼。至十月二十六日。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。雖未見鑾輿順動而已。知父子情通。至次日降過宮指揮。問閭之人。皮涕為笑。聞之道路。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。以小人間諜之語。將有行遣。人皆謂陛下父子。自此當歡愛如初矣。而臣實未敢以為喜也。何也。陛下既明諭問者姓名。而大臣不能正其罪。問者不去。則陛下過宮之期。必不可必矣。蓋天下之人。皆願陛下過宮。而所不願陛下過宮者。不過此三數小人。其平日造作疑阻。以間踈陛下之父子者。不知其幾何矣。一旦陛下父子相見。豈不憂其言語之致手。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。臣嘗見陛下臨朝。與群臣語及過宮。未嘗不動色。及入中禁。即變其說。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。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。既而果聞中輟。未勝憂懣。臣不敢保惜首領。終為陛

下明言之。臣在闕門之外。固不能知。為陛下父子間者。果為何人耶。抑為何事耶。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。皆必有故。遠則興慶之事。猶有明皇結歡父老。召宴將臣之可指。近則靖康之事。猶有徽宗不發。通角截留兵卒之可疑。壽皇自揖遜以來。何嘗略有此等痕迹。陛下試舉間者之言。一二質之於外。臣知其必妄無疑矣。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。果何故耶。臣知非陛下不欲決。但數間者不欲決耳。陛下早決此疑一日。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。陛下遲決此疑一日。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。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。只是為此數間者。匿此惡而不使之敗。陛下不忍於數間者。以受天下之謗。而乃忍於壽皇。以成數間者之姦乎。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。昔公勇敢任事者。為陛下辨此疑。任此事也。今日宰執侍從。但能推父子之愛。以調停直華。盡諫暨百執事。但能仗父子之義。以責望陛下。至於疑

間之根。盤固左右者。畧不敢一語及之。曾不知此疑根未除。雖至情有所不能通。雖大義有所不能舉。譬如陰沍之雲。凝結未散。非疾風動蕩。盡力掃除。安能使太清廓然。昨日復麗我。臣區區愚忠。誠不忍陛下為此數小人者。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。故終日忘食。終夜忘寢。思有以告之。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。猶未敢誦言之。今事急矣。不得不言矣。竊見今日內侍間諜。兩宮者。固不止一人。唯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。近日復遭進用。外人皆謂離間之禍。必自源始。方源未進之時。雖陛下過官已疎。然源之進也。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。而其黨之進源也。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。源輩既在宮中。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。蓋其膽大敢為欺罔。機深能為狡獪。陛下飲食居處。皆將投以所疑。直華往來問訊。皆將指以為疑。或陽請陛下之出。而陰尾陛下之行。或名為畏懼壽皇。而實以激怒陛下。千方百計。神出鬼

沒雖不可得而窮詰。而其情狀意態。不過是數端而已。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。而後其志始遂矣。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謂其有父子。然後有君臣也。今人有父子而欲間絕之。則其於君臣何有哉。陛下儻以斯人為忠。則臣有以驗之矣。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。張后與焉。既而父子睽異。輔國得志。卒之殺張后。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。實輔國也。陛下自今觀之。間人父子者。豈不可畏也哉。今陛下久不過宮。而道塗紛紛議及中殿。陛下以為誰實為此。官禁之事。祕不可聞。所以騰播於外者。皆此輩為之也。今已如此。後可知矣。司馬光嘗論高居簡。以為置居簡於肘腋。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。臣見源輩實亦如此。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。斥逐陳源。以謝天下。然後肅命慶輿。亟朝。皇華。負罪引慝。以謝壽皇。使陛下父子歡然。宗社有永。豈不幸歟。陛下以臣言為愚妄。不足採取。即乞放歸田里。以畢餘生。陛下既已赦臣。不可使臣為小人所陷。不勝忠憤懇切。震懼悚恐。以俟威命之下。

五年。龜年為起居舍人。又上疏曰。臣恭聞三月二十三日有旨。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。臣雖庶官。亦當行。臣於今月四日齋戒夙興。奉持。指跪辭致敬。唯懼不虔。然自朝廷祈禱以來。臣竊觀天意。未見感通。繞雨即風。繞風即晴。常若有散之而不得。合格之而不得下者。訪之諸處。皆未浹洽。農事已過。旱勢可憂。臣自服職。柱下凡四閱月。已兩被旨禱雨。天竺皆無昭格。此蓋諸臣誠敬不足。不能仰達宸衷。合被譴訶。理無疑者。然臣竊伏自念。水旱之災。何世蔑有。靡神不舉。具有憲章。若成湯之桑林。周宣之雲漢。無非反已自咎。藉以徼福於神。蓋未有只事祈禱。以冀感通者也。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。必露立仰天。痛自刻責。盡精竭慮。無所不至。而韓琦請陛下

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。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。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。即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。當時廷臣多持此論。故景祐元年旱。李淑歸咎於爵賞過優。康定元年天久不雨。龐籍以謂費用奢廣。出納不嚴所致。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獲之諸儒矣。然槩之格王正厥事之說。則誠有此理也。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。氣既相貫。氣動則應。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。臣竊觀今日不雨。所以召此者。雖未易數。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。臣非彊自牽合。欲得陛下因此警懼。幸聽臣言。實緣天人相與。理政如此。夫匹夫之賤。儻孝於父母。猶能致天降甘露。地列美泉。設或不然。禍亦視此。而况陛下據億兆人之上。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人之衆。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。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。黑子見於日。赤青作於夜。既過宮之後。瑞雪忽降。災變盡消。感應之理。其速如神。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宮。豈過也哉。且向來無雪。固嘗禱而不應矣。去歲之雪。乃因不禱而得之。陛下非不禱也。禱於壽皇。即禱於天竺也。今不一定省於此宮。而但懔祈於釋氏。使釋氏無靈。則已。釋氏有靈。而真可禱也。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。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。何也。兩宮不和。則天下不和。天下不和。則天地不和。天地不和。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。將不可矣。蓋天地和則雨。未有不和而雨者。陛下一念儻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生。一念不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乖。願釋氏何有哉。陛下儻不聽臣之言。非特不能得雨於釋氏。陛下今歲郊祀合祛天地。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。臣尤以為憂也。孝經曰。事父孝。故事天明。事母孝。故事地察。謂之明察者。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。於父母有不盡之心。則於天地亦有不盡之心矣。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。尚何以事天地乎。此臣又非特為不雨

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。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。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。即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。當時廷臣多持此論。故景祐元年旱。李淑歸咎於爵賞過優。康定元年天久不雨。龐籍以謂費用奢廣。出納不嚴所致。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獲之諸儒矣。然槩之格王正厥事之說。則誠有此理也。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。氣既相貫。氣動則應。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。臣竊觀今日不雨。所以召此者。雖未易數。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。臣非彊自牽合。欲得陛下因此警懼。幸聽臣言。實緣天人相與。理政如此。夫匹夫之賤。儻孝於父母。猶能致天降甘露。地列美泉。設或不然。禍亦視此。而况陛下據億兆人之上。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人之衆。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。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。黑子見於日。赤青作於夜。既過宮之後。瑞雪忽降。災變盡消。感應之理。其速如神。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宮。豈過也哉。且向來無雪。固嘗禱而不應矣。去歲之雪。乃因不禱而得之。陛下非不禱也。禱於壽皇。即禱於天竺也。今不一定省於此宮。而但懔祈於釋氏。使釋氏無靈。則已。釋氏有靈。而真可禱也。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。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。何也。兩宮不和。則天下不和。天下不和。則天地不和。天地不和。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。將不可矣。蓋天地和則雨。未有不和而雨者。陛下一念儻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生。一念不回。則此和自陛下而乖。願釋氏何有哉。陛下儻不聽臣之言。非特不能得雨於釋氏。陛下今歲郊祀合祛天地。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。臣尤以為憂也。孝經曰。事父孝。故事天明。事母孝。故事地察。謂之明察者。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。於父母有不盡之心。則於天地亦有不盡之心矣。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。尚何以事天地乎。此臣又非特為不雨

而言也。情出迫切。言詞狂悖。天威咫尺。俯聽誅夷。唯陛下裁奪。龜年又上疏曰。臣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。陳乞陛下過宮。不知幾疏。皆不蒙聽納。至一日之間。舉朝求去。自古及今。蓋未聞有此等事也。臣謂陛下見此。必加省察。乃聞宰執開陳。聖怒叵測。陳善閉邪。人臣之職分也。羣臣獲事休明。偶見陛下過宮。希聞悉衝孝道。故畢力開陳。一幾感悟。雖詞語狂悖。舉措輕脫。然究其中心。則皆有忠愛君父之意。若以古人之法揆之。不唯當容受聽納。又當雙予激勵。然後士氣可振。國勢可安。而陛下乃反有含怒之意。將大有所懲戒。此則臣之所甚憂者。用是昧萬死一為陛下陳之。臣竊惟今日之事。憂陛下者。指小人以為間。順陛下者。指君子以為激。夫以臣事君。或出於激。此固不可。然有輕重焉。君子雖激。猶為愛君。小人之間。直損君德耳。陛下至親父子。若亦有間。寧至於是。群臣但見陛下久

不過官人情洵洵。不勝憂懣。只得以大義勉陛下。小人必曰。若如此而出。是陛下本不孝。因群臣而後孝也。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。使不至於敗而已。陛下乃從而信之。可乎。設若陛下不聽群臣之言。終於不出。亂或由是而生。則昔之接間於陛下者。又未必不推為群臣之激。有以使之也。而陛下又加怒於群臣。可乎。小人始以間誤陛下。而終以激殺羣臣。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。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。舉朝求去。如出一口。此豈有形後而氣使之者。蓋出於其心之同然。故不期而動如此。陛下只以此推之。則自此舉止動息。若稍不順人心。其應又豈止此。而陛下不懼可乎。臣觀陛下近日所為。多拂正理。唯有害納謹真。闊畧狂狷。所以人心未離。若更於此路稍加荆棘。則陛下大事去矣。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為。而不容之乎。此等不過少忤陛下之意。陛下若遂去之。則順陛下者進矣。陛下抑思今日

之事。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。順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。陛下但與群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。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也。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。兩宮不合則為君德之玷。諸臣得罪卒兆國家之禍。是未可知也。陛下若聽群臣之言父子如初。不唯聖孝光明。上紹虞舜。群臣得安意奉職。共登太平。豈不休哉。國家安危群臣禍福繫此一舉。此臣所大憂也。唯陛下念之。龜年又上疏曰。臣輒冒萬死。仰控忠懇。臣本無材術。謬司記注。近數奏論過宮希閣。載筆難書。書之則臣不知愛君。不書則臣不知守職。書與不書。臣皆有罪。是以抗章自劾。陳乞竄逐。聖恩寬大。俾復故官。威命一臨。跼蹐就職。陛下既未許臣以去。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。敢冒昧條舉一二。陛下事親禮有常數。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。臣猶可書也。四月二十二日。初無免到宮之旨。而陛下不出。使臣如何書

耶。尋常問安。偶免到宮。猶可書也。五月七日。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。遣官奏告矣。旋有旨免到宮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然初八日免到宮。既云有壽皇聖旨。猶可書也。今月十五日。初無免到宮之旨。在朝群臣累請問疾。乘輿已駕。道路已清。而陛下復不出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十九日為壽皇服藥。肆眚天下。連日都人顯望翠華之出。不啻望歲。而陛下晏然不動。使臣又如何書耶。以此特見之。關報之粗者耳。若夫道路流傳。至有不堪聞者。臣雖不得而書。計必有野史書之。其言但有增加。必無隱諱。傳之後世。重累聖德。臣實為陛下惜也。臣竊見近日群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。或將順。或正教。或解釋其疑。亦不止一說。言語忿激。引類褻慢。殆不可恕。而陛下受之。曾無難色。一入內庭。其意即異。果何為而然哉。是必有誤陛下者也。然誤陛下者。不特間踈陛下父子而已。父子之間。人所難言。儻非群臣忠愛陛下。

誰敢及此。今陛下外雖受其言。而內實背之。是必有謂群臣舉不足信者也。謂群臣舉不足信。則是又踈間陛下之君臣矣。群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。多近醫藥。恐陛下因循不見。或成不可追之悔。故勸陛下太急。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。終必復還。唯恐群臣之言入。而陛下之天復也。故誤陛下愈深。想其為說不一而足。臣觀近日壽皇遘事。而陛下無所効獻。壽皇服藥。而陛下不及省問。陛下豈忘此者。是皆內侍輩自愛已甚。唯恐陛下疑其輒通重華消息。故不敢以告。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。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。使外庭之臣銜口而不敢言。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復見矣。豈不痛哉。彼小人者。既離陛下父子。又離陛下君臣。使陛下孤立於上。內外不得通。禍亂不得聞。此其意欲何為。而陛下不悟乎。若此等事法。皆不利於陛下之身。而陛下冒行之。臣實痛心疾首。不曉其故。以陛下聰明睿智。纖悉必

察。何獨於此。略不省覺。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。彼但使陛下父子恩意之間。日損於一日。如履淤泥。一步深於一步。則不待更加譏毀之言。而陛下自不能已。可不謂慘耶。然以臣觀之。父子之性。出於天命。安能終睽。唯患聖心不回耳。聖心一回。臣以為處此甚易也。夫木本不棄。有蠹則衰。一去其蠹。木如初矣。父子本無睽。有間則睽。一去其間。父子如初矣。陛下今若翻然悔悟。將平日為間之人。揚于王庭。明正其罪。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。少有所不及之事。蓋有任其責者。又何足累陛下哉。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。少察所親。無使父子之恩絕。而後悔。小人之間。遂而後悟。天下之亂。作而後圖。則無及矣。唯陛下遽為宗社念之。臣為右史。輒及陛下父子之間。自知必干天誅。然陛下之意不回。則臣之職終不可舉。是以率意極言。無有所隱。唯陛下幸赦其愚。

光宗時。陸游上奏曰。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。履天子之位。而致養三
宮。承頽左右。盛事赫奕。冠映千古。尚何待塵露之增。山海之頽。臣竊抱
惓惓之愚。不敢輒默。伏惟陛下聖孝純至。稟於天性。昔在潛邸。及登儲
官。以來。夙夜孜孜。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為心。壽皇罷朝而悅。進膳而
美。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。壽皇罷朝而不悅。進膳而少味。則陛下愀
然憂見於色。方是時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。今則致親之悅者。責在陛
下。其可以不深念乎。所謂悅親之道。非薦旨甘。奉輕暖也。非晨昏定
省。冬夏溫膏也。非千門萬戶之官。鈞天蕭韶之樂也。惟在陛下得天
下之愛戴。以寧壽皇之心而已。難鳴而攬衣。辨色而視朝。必曰此昔
者問安之時也。今以萬機之繁。不能日朝。重華歎然于懷。豈有限極。
然闕問安之常。禮之小也。致天下之治。孝之大也。吾其力為其大者
乎。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。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。治功已成。中外無

事。陛下時備法駕。率群臣上萬年之觴。非天下之大慶。不然。太史
或以災異上聞。四方或以寇盜來告。皇聞之。萬分有一微輟玉食。
陛下雖居萬乘之貴。孰與解憂哉。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。罷行
政事之際。率以是為念。自三思十思。以至百思。不為過也。自一日五
六日。至于百時。不為緩也。謀及卜筮。謀及卿士。謀及庶人。不為廣也。
一有小失。豈獨上勞宵旰。壽皇亦與焉。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
於古帝王。乃僅可耳。譬如臣民之家。上有尊親。則所以交四隣。訓子
弟。備饑饉。禦盜賊。比之他人。自當謹戒百倍。何則。彼亦懼憂之及其
親也。犬馬小臣。貪於增廣聖孝。不知言之涉於狂妄。冒犯天威。伏候
斧鉞。

打劫